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雜誌

(三)

王念孫著

書藏室圖書印

商務印書館發行

211725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071  
833  
113

#818.1  
1081

誌 雜 書 叢

(三)

著 孫 念 王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211725

教育雜誌

史記第五

屈原賈生列傳

濯淖

濯淖汙泥之中。案隱曰。濯音濁。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念孫案。上言洗濯。下言淖。則文不相屬。濯字當讀直教反。濯淖疊韻字。濯淖汙泥四字同義。說文曰。潘。淝米汁也。又曰。周謂潘曰泔。又曰。滌。久泔也。廣雅曰。濯。滌也。曹憲音直見反。士喪禮。溲濯棄於坎。鄭注曰。沐浴餘潘水。釋文。濯直孝反。喪大記。濡濯棄於坎。皇侃疏曰。濯謂不淨之汁也。廣雅曰。淖。濁也。是濯淖皆汙濁之名。

不獲

不獲世之滋垢。皦然泥而不滓者也。念孫案。獲者辱也。言不為滋垢所辱也。鄭注。士昏禮曰。以白造緇曰辱。是也。下句泥而不滓。即承不獲言之。廣雅曰。獲。辱也。又曰。濩。辱。汚也。濩亦獲也。古聲義同耳。

懲違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念孫案。違非違逆之違。懲。止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抑其心。而自彊勉也。廣雅曰。怨。悻。很。恨也。悻與違同。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違亦怨也。詛亦祝也。正義以違為違命。失

之辯見經義述聞 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楚辭違譌作連王注以連爲留連失之

含憂

含憂虞哀兮索隱曰楚詞作舒憂娛哀念孫案含當爲舍字之誤也隸書舍或作舍又作舍皆皆與舍字相似舍卽舒字也說文舒從予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遑舍與車盱爲韻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左氏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音舒公羊荼作舍聘禮記發氣怡焉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卽舒息是舒與舍古同聲而通用王注楚詞曰言已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己悲愁是舒憂娛哀義本相承若云含憂則與娛哀異義矣

有命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念孫案有命當從宋本作稟命此涉下句有字而誤也楚辭作民生稟命王注曰言萬民稟受天命而生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唵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曾傷

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引之曰。曾傷爰哀四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曾噏恆悲四句。卽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辭在余何畏懼兮之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見於上文也。浩浩沅湘兮。以下每句有兮字。而曾傷爰哀世溷不吾知二句下。獨無兮字。與楚辭相合。其增入之跡。尤屬顯然。永嘆喟兮。集解引王逸注曰。喟。息也。則後四句之增。蓋在裴駟以前矣。又案此四句。似當從史記列於道遠忽兮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旣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莫能知也。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皆言己不畏死也。其敍次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爲長。

### 自投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索隱本自投作自沈。念孫案下文云。自屈原沈汨羅後。又云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自沈者是也。東方朔七諫亦云懷沙礫以自沈。

### 而寶康瓠

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索隱本無而字。念孫案下句云。騰駕罷牛兮。驂蹇驢。則無而字者是也。漢書文選兮字並在寶康瓠下。亦無而字。

請對以臆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念孫案索隱本臆作意注曰協音臆正義曰協韻音憶據此則正文本作請對以意謂口不能言而以意對也今本作臆者後人以意與息翼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意字古讀若億正與息翼相協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食則得息國則爲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與惑色爲韻楚詞天問何所意焉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罽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此賦以意與息翼爲韻故索隱正義並以意爲協韻下文好惡積意與息爲韻正義亦云協韻音憶若臆字則本讀入聲何煩協韻乎又案文選作請對以臆亦是後人所改據李善注云請以意中之事對則本作意明矣而今本并李注亦改作臆惟漢書作請對以意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索隱正義皆本於此今據以訂正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念孫案漢書文選並作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索隱本出其死兮若休五字則上句亦當與漢書文選同今案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四句文同一例且浮休舟三字皆於句末爲韻則索隱本是也今本作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蓋蒙上文句法而誤

養空而游

養空而游。念孫案游當爲浮。字之誤也。索隱本作浮。注曰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漢書文選並作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皆其證。上文其生兮若浮。義亦同也。

### 呂不韋列傳

且自大君之門

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念孫案且當爲益。字之誤也。益何不也。言何不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也。若作且。則與而乃二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益自大君之門。顧乃大吾門。高誘呂氏春秋注序。作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皆其證。

### 所養母

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念孫案養字後人所加。莊襄王乃夏姬所生。而華陽后爲夫人時。立以爲適嗣。故曰莊襄王所母華陽后。對下文眞母夏姬而言也。索隱本出所母華陽后五字。注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衍字也。今檢諸本並無生字。據此。則養字亦後人所加明矣。後人不解所母二字之義。故妄加養字。

### 刺客列傳

范中行氏

故嘗事范中行氏。念孫案范中行氏。本作范氏及中行氏。今本無氏及二字者。後人依趙策刪之也。不知



古人屬文或繁或省不得據彼以刪此下文言范中行氏者前詳而後略耳亦不得據後以刪前索隱本出事范氏及中行氏七字解云范氏謂范昭子吉射也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則有氏及二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亦作范氏及中行氏

釋

卒釋去之念孫案釋本作醜古多以醜為釋字管蔡世家鄭降楚楚復醜之魏世家與其以秦醜衛不如掠笞數百不服醜之燕策王欲醜臣漢石門頌醜眼即安析里橋鄒閣頌醜散開之嶸濕北海相景君銘農夫醜耒並以醜為釋索隱本作醜注曰音釋又田儋傳乃釋齊索隱本亦作醜注曰古釋字今本皆改醜為釋而刪去其注後人之妄也

衆終莫能就 請益其

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念孫案衆與終一字也鄘風載馳篇衆穉且狂衆即終字猶言終温且惠終窶且貧也說見經義述聞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是古字多借衆為終也今本作衆終莫能就者一本作衆一本作終而後人誤合之耳或讀臣欲使人也欲使人刺之與衆字意不相屬韓策作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是其明證矣又下文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韓策益其作益具於義為長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索隱本出不能無生得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通也。念孫案。如索隱說。則史記本作不能無生得。齊語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曰滅。生得曰獲。項羽紀。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淮陰侯傳。有能生得廣武君者。購千金。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又索隱引韓策作無生情。而今本亦作無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 皮面

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索隱曰。皮面。謂刀割其面皮。欲令人不識。念孫案。如小司馬說。則當云割面皮。不當云皮面矣。今案廣雅曰。皮。離也。又曰。皮。剝也。然則皮面者。謂以刀自剝其面也。王褒僮約曰。落桑皮。櫻皮之爲言。猶披也。續列女傳曰。聶政自披其面。是皮與披同義。

### 購縣之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念孫案。購縣之。當爲縣購之。謂縣金以購之也。下文曰。王縣購其名姓千金。韓策曰。縣購之千金。皆其證。

### 目攝之

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

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念孫案。索隱解攝為整。不合語意。正義解攝為視。古無此訓。皆非也。攝讀為懾。鄭注樂記曰。懾猶恐懼也。言曩者吾怒目以懼之。彼固不敢不去也。恐謂之懼。使人恐亦謂之懼。昭十二年左傳。楚子圍徐。以懼吳是也。襄十一年左傳。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曰。攝如字。又之涉反。是懾與攝通。衛將軍驃騎傳。懾懼者弗取。漢書作攝。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

搃其匈

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搃其匈。集解徐廣曰。搃一作抗。索隱曰。搃謂以劍刺其胸也。抗拒也。其義非。念孫案。抗與搃聲不相近。搃字無緣通作抗。抗當為抗。俗書從亢之字作亢。從亢之字作亢。二形相似。故抗譌為抗。說文抗。深擊也。廣雅曰。抗。刺也。集韻。抗。搃並陟甚切。搃之為抗。猶湛之為沈也。燕策作右手搃抗其胸。抗亦抗字之譌。且亦是一本作搃。一本作抗。而後人誤合之耳。姚宏校本云。一無抗字。是其證矣。列子黃帝篇。攬揆抗。釋文云。抗。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亦未知抗即抗之譌耳。

腐心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引之曰。腐讀為拊。爾雅曰。辟。拊心也。郭注。謂椎胸也。燕策正作拊心。索隱訓腐

爲爛非是。

李斯列傳

郡小吏

年少時爲郡小吏。念孫案。索隱本郡作鄉。注曰。劉氏云。掌鄉文書。據此。則劉與小司馬本皆作鄉。鄉謂上蔡之鄉也。今本鄉誤爲郡。又於注內加郡一作鄉四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獸部引此作郡。則所見本已誤。藝文類聚獸部引此正作鄉。

胥人者去其幾也

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解上二句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言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念孫案。索隱誤解胥字。正義則大誤矣。胥者須也。見孟子萬章篇趙注。漢書敘傳應劭注。須待也。去當爲失。字之誤也。言人有釁可乘。不急乘其釁而待之。是自失其幾也。故下文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又曰。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怠而不急就。卽此所謂胥也。

竈上騷除

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由與猶同。騷與掃同。足以滅諸侯。成帝業。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竈字上有老

嫗二字念孫案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埽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據此則正文內有老嫗二字明矣。

阿縞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念孫案徐以上文云江南金錫西蜀丹青故以阿縞為東阿所出之縞也今案阿縞之衣與錦繡之飾相對為文則阿為細縞之名非謂東阿也阿字或作綱廣雅曰綱縞練也楚辭招魂蕝阿拂壁蕝與弱同阿細縞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王注以蕝為蕝席阿為曲隅皆失之辯見楚辭淮南修務篇衣阿錫曳齊紈高注曰阿細縠錫細布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同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縠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注與如淳同

快耳目

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念孫案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文選無目字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六出彈箏快耳四字引史記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亦無目字陳增目字藝文類聚樂部四太平御覽樂部十四所引並無目字

秋霜降 水搖動

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念孫案索隱本出水搖者萬物作六字注曰水搖者謂冰泮而水

動也。據此則正文內本無動字。蓋因注文而誤衍也。此二句原文當本作霜降者草華落水搖者萬物作。今本作水搖動則多一字。後人不達。又於上句內加秋字以對下句耳。不知霜降水搖相對爲文。若秋霜降與水搖動則參差不協。且下句不言春而上句獨言秋亦爲不類矣。又案索隱訓搖爲動則正文內本無動字。後人不知動爲衍文。又改注文之水動爲搖動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

### 足以爲心寒

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念孫案此本作足爲寒心。足下有以字。則文不成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足爲寒心。燕策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其一證矣。

### 直馳道

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念孫案直馳道當作直道。馳道。秦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六國表曰。始皇三十五年。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傳贊曰。蒙恬爲秦。壘山。堙谷。通直道。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今本直下脫道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治直道。馳道。

### 蒙恬列傳

### 敦於事

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念孫案。敦於事。勉於事也。爾雅曰。敦。勉也。曲禮曰。敦善行而不怠。大戴禮五帝

德篇曰長而敦敏秦會稽刻石文曰和安敦勉

張耳陳餘列傳

嫁庸奴亡其夫去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集解於亡其夫下注曰一云其夫亡也念孫案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亡字本在其夫下庸奴其夫爲句亡去爲句抵父客爲句漢書作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亡邸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是其證也因亡字誤在其夫之上遂與庸奴二字義不相屬後人不得其解輒於庸奴上加嫁字而讀嫁庸奴爲句廿二史劄記謂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非也夫爲句其謬甚矣徐廣讀其夫亡爲句亦非

竊聞公之將死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念孫案聞字當從漢書崩通傳作閔閔憂也

淮陰侯列傳

特劫於威彊耳

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念孫案彊讀勉彊之彊彊下當有服字劫於威三字連讀彊服二字連讀言百姓非心服項王特劫於威而彊服耳下文云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愛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本脫去服字。則當以威彊連讀。而讀彊爲彊弱之彊。非其指矣。漢書及新序善謀篇。彊下皆有服字。顏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是其證。

何所不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念孫案三所字皆後人所加。索隱本出何不誅三字。注曰。劉氏云。言何所不誅也。又出何不散三字。注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無不散敗也。則正文內無三所字明矣。漢紀有三所字。亦後人據誤本史記加之。漢書新序並無三所字。鹽鐵論結和篇。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句法與此同。

欲反漢

漢之敗。郤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念孫案。欲反漢。當依宋本。游本作亦反漢。亦者承上之詞。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漢書正作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倍則戰之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念孫案。宋本戰下無之字。是也。十則圍之者。言我兵十倍於彼。則圍之也。倍則戰者。言我兵倍於彼。則與之戰也。戰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上句而誤衍耳。太平御覽兵部一。引史記



無之字。漢書及通典兵十三並同。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能乃也。古謂乃見漢書能或滅之下。言兵數相敵。乃與之戰也。今本戰下有之字。亦涉上文而衍。御覽引孫子亦無之字。

能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念孫案此能字非才能之能。能猶乃也。言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又自序述佞幸傳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能亦乃也。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乃與能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說見釋詞。

須臾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念孫案此須臾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異義。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言足下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以項王尚存也。漢書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少須臾即少從容。亦延年之意也。故武五子傳。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

懷諸侯之德

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念孫案此當從游本作懷諸侯以德。今本以作之者。涉上兩之字而誤。漢書正作懷諸侯以德。

東殺龍且

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念孫案。東殺龍且。本作遂殺龍且。後人改遂為東者。欲與上南下西相對耳。不知摧楚兵殺龍且。本是一事。若云南摧楚兵。東殺龍且。則分為二事矣。漢書漢紀並作遂斬龍且。

知者決之斷也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念孫案。知者決之斷。當作決者知之斷。下句疑者事之害。正與此相反也。有智而不能決。適足以害事。故下文又申之曰。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韓王信盧縮列傳

後復破之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於離石。後復破之。念孫案。此言漢兵破匈奴於晉陽。復追破之於離石。復上不當有後字。後即復之誤也。篆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復。隸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復。形並相似。故復誤成相篇。恨復遂過不肯悔。趙策復合與騎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今本復字並誤作後。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絳侯世家。復擊破縮軍。沮陽。漢書復字並誤作後。今作後復破之者。一本作復。一本作後。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韓王信傳無後字。

代上谷

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念孫案：聞冒頓居代上谷，衍上字。漢書作居代谷是也。管子經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主父偃傳曰：高皇帝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是代谷與平城相近。若上谷則去平城遠矣。又案漢之沮陽，為上谷郡治，即唐之媯州也。今本云冒頓居代上谷，而正義於上谷下注云：今媯州，則張氏所見本已誤衍上字。

黥之

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念孫案：黥當從高祖紀作原，原之謂宥之也。今作黥者，原誤為京。隸書原或作原，京或作京，二形相似，故原誤為京。檀弓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注京蓋字之誤，當為原。後人又加黑旁耳。若不罵者亦黥之，則人皆不免於罪矣。

田儋列傳

非直手足戚也

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漢書作非手足戚，何故不殺？漢紀作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念孫案：此則非直手足戚也。直字當為有字之譌。直字俗作直，形與有相近。

無不 莫能圖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念孫案。無不當爲不無。莫能圖當爲莫圖。此言田橫之高節。與其客之慕義。從死。天下非無善畫者。何故不爲之作圖。故曰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今本不無作無。不莫圖作莫能圖。則非其指矣。索隱本出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九字。今本不無作無。不乃後人依誤本改之。注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是其證。

樊鄴滕灌列傳

肩蔽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念孫案。肩當爲屏。字之誤也。漢書作屏蔽。謂以身屏蔽之。非謂以肩蔽之也。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彼言翼蔽。猶此言屏蔽矣。

張丞相列傳

卽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念孫案。卽猶或也。言高祖憂萬歲之後。趙王或不全也。卽與或古同義。越語。大夫種曰。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

君王之所愛也。爾雅釋地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鉅虛比。為邛邛鉅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鉅虛負而走。言或有難也。即訓為或。又訓為若。互見匈奴酷吏二傳。

有堅忍質直

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念孫案堅忍質直上。不當有有字。蓋衍文也。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此無有字。漢書周昌傳作其人堅忍伉直。亦無有字。

子類

封為北平侯。孝景前五年。蒼卒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侯。集解徐廣曰：類一作顛。音聃。索隱單行本注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毅。有罪。國除。今此云康代侯。八年卒。子顛代侯。則顛即毅也。以上索隱注今漢書張蒼傳作類。又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作預。漢表作類。念孫案此字本作類。或作顛。並讀如聃。聃之聃。今本史記漢書作類。即類之譌也。易林家人之咸。視聽聃類。今本類譌作類。說文：類。癡顛不聰明也。從頁彖聲。彖音毅玉篇：音毅。又音聃。集韻：類。類並與聃同音。聃字注曰：漢有北平侯者。即此所謂子顛代侯者。故徐廣曰：類一作聃。音聃也。若作類。則不與聃聃同音矣。隸書類字或作類。見漢外黃碑形與類相似。故類譌作類。功臣表作預。案隱引漢書作毅。皆類之譌也。

他官

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垣。故他官居其中。念孫案他官二字。義無所取。當從漢書作宀官。顏師古曰：宀

謂散輩如今之散官是也。周官藥人掌共外內朝宥食者之食注宥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尙書之屬諸藥人供之因名宥食者案宥食者上直者釋曰宥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宥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宿直外內朝與此言宥官居其中同義宥與它字形相近當是宥誤爲它後人又改爲他耳。

### 酈生陸賈列傳

#### 三皇

繼五帝三皇之業念孫案三皇當從漢書漢紀說苑奉使篇作三王漢承周秦之後故云繼五帝三王之業若作三皇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奉使部引史記亦作三王。

### 劉敬叔孫通列傳

#### 臚句傳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念孫案臚下本無句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索隱本出九賓臚傳四字注曰漢書云設九賓臚句傳蘇林云上傳語告下云臚下傳語告上云句則漢書有句字而史記無句字明矣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但釋臚字而不釋句字又其一證也又案索隱引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漢依此以爲臚傳也又漢書百官表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聲臚傳之也應劭韋昭皆但言臚傳而不言臚句傳與史記同是言臚即可以該句也後人於史記加入句字則與注內漢書云臚句傳之語不合乃或刪去此語以牽合已誤之正文其失甚矣。

莫能習

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念孫案莫能習當從漢書作莫習莫習者謂羣臣未習此禮非謂莫能習也  
能字後人所加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史記並無能字

季布樂布列傳

黃金百斤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念孫案百與諾為韻百古讀若博莊子秋水篇聞道百與若為韻漢書鄒陽傳鷲鳥參百與鷲為韻蔡邕獨斷蜡祝辭歲取千百與宅整作為韻斤字後人所加也漢書食貨志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見平準書集解此言黃金百即是百斤無煩加斤字也漢書季布傳無斤字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

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徙宋本作徒念孫案此當從漢書作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句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宋本遂字誤在不能上今本徒字又誤作徙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正與漢書同

袁盎電錯列傳

與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念孫案與猶以也。故漢書作以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與亦以也。互文耳。以與一聲之轉。故古或謂以爲與。說見釋詞。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漢書顏師古注。義同。念孫案道與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爲道路之道。上屬爲句。非也。道讀曰導。下屬爲句。隧字當在直字上。醉卒隧三字連讀。直出二字連讀。今本直字誤在隧字上。則文不成義。漢書作道從醉卒直出。醉卒隧者。當醉卒之道也。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道直出也。說苑復恩篇。作乃以刀決帳從醉卒道出。宋本說苑從醉誤爲醉。今本又誤爲率徒。醉卒道卽醉卒隧也。隧訓爲道。則上道字非謂道路明矣。

後曹輩

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念孫案後曹下本無輩字。曹卽輩也。且後曹二字。卽承上後刺君者十餘曹而言。則曹下愈不當有輩字。蓋因上集解內有如淳曰。曹輩而誤衍也。漢書無輩字。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人

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念孫案一人二字於義無取。當從宋本作此人。此涉上文有一人從橋下走



出而誤也。藝文類聚水部引史記作一人，亦後人依誤本史記改之。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儀式部引史記並作此人，漢書同。

昂

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念孫案昂本作印，淺學人改之也。索隱本作印，注云：都尉姓孫名印。今既改正文爲昂，又刪去注內名印二字矣。孝文紀匈奴傳及惠景間侯者表並作印，漢書漢紀同。

萬三千

遣選車千三百乘，轂騎萬三千。念孫案萬三千下脫去匹字。蘇秦傳曰：車千乘，騎萬匹。又曰：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皆以乘匹對文。此亦對然。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正作轂騎萬三千匹。漢書馮唐傳同。李牧傳亦云：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

南友

西抑彊秦，南友韓魏。念孫案友當從宋本游本作支，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九引此正作支，漢書同。

田叔列傳

勦易處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勦易處。念孫案勦易下本無處字，部署老小

當壯勵易者當丁也。勵難也。今俗作劇。言部署其人之老小丁壯及事之難易也。羣書治要引六韜龍韜篇曰：知人飢飽，習人勦易。後漢書章帝紀曰：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勦易。列女傳曰：執務私事，不辭勦易。李賢注：勦猶難也。是古謂難易爲勦易也。勦易下不當有處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資產部獸部引此皆無處字。

### 扁鵲倉公列傳

終日

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念孫案此終日非謂終一日也。終日猶良久也。言中庶子與扁鵲語良久，扁鵲乃仰天而歎也。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爲貴鍬矢者。今本鍬譌作鏃，辨見淮南兵略篇。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言良久乃至，則與不至同也。高注：終一日乃至，失之。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亦謂良久乃復言也。良久謂之終日，猶常久謂之終古矣。鄭注：考工記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念孫案破陰絕陽以下十字文不成義。此本作破陰絕陽。句色廢脈亂。句故形靜如死狀。句上文血脈治也。正義引此文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是其證也。今本色上有之字，乃涉上文兩之字而衍。其已字卽色字之誤而衍者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有之已二字，乃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其人事部脈類引此無之已二字。

疑殆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念孫案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言唯良工乃能取之。若拙工則疑而不能治也。襄四年公羊傳注曰。殆疑也。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言無所依據。則疑而不決也。又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殆亦疑也。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大雅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何注曰。悔。咎也。呂氏春秋去尤篇。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殭。殭迷也。殆卽疑殆之殆。亦迷惑之意也。

體病

後五日。桓侯體病。念孫案體病當爲體痛。字之誤也。桓侯之病。由腠理而血脈。而腸胃。而骨髓。至此則病發而體痛。故養生論曰。桓侯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若言體病。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人事部。方術部。引此作體病。則所見本已誤。文選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此正作體痛。韓子喻老篇。新序雜事篇。亦作體痛。

所

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念孫案。一年所猶言一年許也。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

之三年所又曰今慶已死十年所又曰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又曰十八日所而病愈續滑稽傳曰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漢書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義竝與此同。

### 歷人中前溲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歷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今本病誤作疾據宋本及太平御覽引改念孫案歷人中入當爲入字之誤也歷亦作厥釋名曰厥逆氣從下厥起上行入心脇也故曰歷入中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正作歷入中下文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旁兗難於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又案一飲得前溲前下當有後字言一飲而前後溲始通再飲則大溲也大溲二字兼前後言之則上句原有後字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一飲得前後溲下文齊王太后病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

### 順清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念孫案清讀爲動靜之靜上文肝氣濁而靜徐廣曰一作清下文病重而脈順清清竝與靜同。

### 流汗出漭

病得之流汗出漭。漭者去衣而汗晞也。漭劉伯莊音巡引之曰。漭當爲漭。讀與脩同。王風中谷有藿篇。嘆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曰。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小雅湛露傳曰。晞乾也。是脩晞皆乾也。作漭者假借字耳。流汗出漭者。流汗出而乾也。故下文曰。漭者去衣而汗晞也。隸書漭脩二字相似。故脩譌作漭。繫辭傳。損。德之修也。釋文曰。修。馬作漭。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漭。釋文。漭本亦作修。史記歷書。朕唯不能循明也。漢志。循作修。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修。古。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修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循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漭字。集韻。漭松倫切。流兒引。史記汗出漭漭。既誤沿劉氏之音。又誤以漭漭二字連讀。而訓爲流兒。其失甚矣。

### 關內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各本脫臣字。據宋本補。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文有脫誤。此亦關內之病也。念孫案。關內當爲內關。上文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曰。此內關之病也。此文云。此亦內關之病也。亦字卽承上文言之。下文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望其色有病氣。卽告宦者平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高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

無苦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事與此相類以上三人皆內關之痛內關之病死不治故三人皆如期而死內關猶內閉也靈樞經終始篇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此之謂也

諸客坐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念孫案諸客上脫與字太平御覽引此作與諸客坐

卽弄之

黃氏諸情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念孫案卽弄之三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引此作取弄之於義爲長

病螻 寒薄吾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臣意診其脈曰螻瘕病螻得之於寒溼念孫案病螻因上文而誤衍也凡篇內稱病得之於某事者皆不言其病名並見上以病名已見於上文也又下文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寒字亦因上文而衍凡篇內稱所以知某之病者皆不言其致病之由亦見上亦以致病之由已見上文也或謂寒字當在薄吾下非也宋本無寒字

皆異之

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念孫案皆當從宋本作能字之誤也此言病同名而異

實。唯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則不能也。索隱本作能異之。注曰。謂有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是其證。

古傳方

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念孫案古傳方當作傳古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皆其證。

邪逆順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念孫案邪下脫正字。太平御覽引此作邪正逆順。

吳王濞列傳

益鑄錢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念孫案益鑄錢。當依正義作盜鑄錢。字之誤也。文選吳都賦蕪城賦注。引此竝作盜。漢書亦作盜。

億亦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念孫案億讀爲抑與之與之抑也。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爲之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億亦。卽抑亦也。漢書作意亦。繫辭傳作噫亦。竝字異而義同。說見經義述聞噫亦下。

及

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國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發兵也。漢書亦誤作及。又朝鮮傳。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及亦當爲乃。言前以將帥不相能。乃使衛山往諭右渠也。漢書正作乃。

### 魏其武安列傳

子姪

蚡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當依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是也。凌穉隆反。以姓爲姪之譌。謬甚。古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說見呂氏春秋子姪下。

### 郡國諸侯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念孫案。國字後人所加。郡諸侯謂郡與諸侯也。漢書百官表曰。列侯所食縣曰國。此言郡諸侯。卽是郡國。若旣言諸侯。而又言國。則文不成義矣。索隱本出土郡諸侯四字。注曰。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則正文內無國字明矣。漢書亦作郡諸侯。顏師古曰。郡及諸侯。猶言郡國也。是其證。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案徐以士爲士人是也。而不知正文內本無國字。且云郡國諸侯列侯也。斯爲謬矣。



李將軍列傳

大軍誘之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大軍本或作大將軍非史證已辯之必不敢擊我。念孫案。大軍誘之。當作大軍之誘。言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敵者。不敢擊我也。上文曰。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是也。若云大軍誘之。則非其指矣。漢書李廣傳。正作大軍之誘。

如

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念孫案。自如者。自當也。謂廣爲匈奴所敗。又能敗匈奴。其軍功與過自相當。故無賞也。漢書自如作自當。是其證。又匈奴傳。匈奴自度戰不能如漢兵。亦謂不能當漢兵也。漢書作不能與漢兵。如與聲相近。與亦當也。說見漢書朝鮮傳。恐不能與下古者如與當同義。衛策曰。夫宋之不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漢書董仲舒傳。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民不能當之也。

軍曲折

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念孫案。軍曲折。軍上當有失字。廣食其軍。與大將軍軍相失。故曰失軍。報失軍曲折者。報失軍之委曲情狀也。漢書作

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是也正義謂委曲而行迴折失其指矣

### 史記第六

#### 匈奴列傳

橐駝 驪駞

其奇畜則橐駝。驪駞。馱駞。駟駞。驪駞。念孫案駝當爲佗。漢書匈奴傳作橐佗。字或作它。大宛傳。馱駞橐佗。以萬數是也。又作他。楚策。趙代良馬橐佗是也。作駝者俗字耳。索隱本作橐佗。注曰。他。或作駝。今則正文注文俱改爲駝。下文請獻橐佗一匹。他字尙未改。又刪去。或作駝三字矣。說文。佗。負何也。徐鉉曰。史記匈奴奇畜有橐佗。則徐所見本正作佗也。又驪駞。索隱本作驪奚。注曰。鄒誕本奚字作駞。案驪字徐廣音顛。而駞字無音。則本作奚可知。漢書亦作奚。皆古字假借也。今則正文改爲駞。又改注文曰。鄒誕本駞字作奚矣。

彎

士力能彎弓。念孫案彎本作毋。此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史記彎弓字。或作貫。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五子胥傳。貫弓執矢是也。說文。毋。穿物持之也。是毋爲古貫字。六國表。田完世家。並云齊宣公伐衛。取毋。正義引括地志曰。故貫城。卽古貫國。故貫弓之貫。又作毋也。索隱本出毋弓二字。注曰。上音彎。今本旣改毋爲彎。又改注文曰。彎音烏。還反。不

知母爲彎之借字。故必須音釋。若本是彎字。則無須音釋矣。凡史記彎弓字。索隱皆無音。何不思之甚也。

侵燕代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念孫案。侵燕代三字。因下文遂侵燕代而衍。冒頓既至河南。并樓煩。白羊。遂復收秦所奪地。二事正相因。秦所奪地。卽河南地也。若加入侵燕代句。則別爲一事。與上下不相聯屬。且下文遂侵燕代四字。爲贅語矣。漢書漢紀竝無侵燕代三字。

青驪馬 烏驪馬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念孫案。青驪烏驪下本無馬字。後人依上下文加之也。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皆五字爲句。其馬色之一字者。則加馬字以成文。兩字者。則省馬字以協句。爾雅釋地之說。八方。東西南北之下。皆有方字。而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下。皆無方字。例與此同也。後人不知古人屬文之體。而於青驪烏驪下各加一馬字。則累於詞矣。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獸部五。引此青驪烏驪下皆無馬字。

令約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念孫案。令約當爲今約。謂犯今日之約也。漢書正作今約。

負私從馬

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念孫案。負私從馬。文不成義。當依漢書作私負從馬。寫者誤倒耳。負從馬者。負衣裝以從之馬也。非公家所發。故曰私負從馬。顏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分私負與從馬爲二事。亦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則所見本私負已誤爲負私矣。下文曰糧重不與焉。正義言負糧亦非。

### 士卒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念孫案。卒字後人所加。漢士與漢馬對文。士卽卒也。無庸更加卒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卒字。

### 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

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念孫案。能卽當爲卽能。卽能與卽不能。文正相對。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卽猶若也。昭十二年左傳。卽欲有事。何如。言若欲有事也。莊三十不起此病也。僖三十三年傳。爾卽死。必於殺之。嶽巖言。爾若死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卽死。女能同納公乎。言我若死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爲邛邛距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言若有難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晉世家。作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昭七年傳。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孔子世家。作吾卽沒。若必師之。尤其明證也。詳見釋詞。言單于若能與漢戰。則天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也。酷吏傳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續龜策傳。靈龜卜祝曰。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胘。內外自隨。是卽與若

同義。今本作能卽者。後人不解卽字之義而顛倒其文耳。後人倒能字於上者。斷今單于能爲句。以對下文卽南面而臣於漢也。不知卽能前與漢戰之卽訓爲若。與卽南面而臣於漢之卽不同。且單于卽不能者。謂不能與漢戰也。不言與漢戰者。義見於上。而文省於下也。若發端之句。不云單于能與漢戰。而但云單于能。則文不成義矣。漢書匈奴傳。正作卽能前與漢戰。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

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董份曰。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念孫案。先其大將軍。本作先其大軍。謂驃騎敢於深入。嘗棄其大軍而先進也。上文曰。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也。棄大軍。漢書亦誤作棄大將軍。蓋篇內稱大將軍者甚多。因而致誤矣。棄大軍而先進。則寡不敵衆。易致困絕。故下文曰。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若云先其大將軍。則其字之義不可通矣。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此是誤記。霍事爲衛事。非以大將軍別起爲句也。如以大將軍別起爲句。則上文常與壯士先其六字。不能成句矣。恐右丞不如是之鹵莽也。董氏知正右丞之失。而不知將字之爲衍文。亦誤也。漢書衛青霍去病傳。無將字。

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念孫案自使人至要邊十  
八字蕪累不成文理蓋正文但有使人先要邊五字與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十三字乃集解  
之誤入正文者也當在使人先要邊之下今誤入使人先之下要邊之上索隱本出先要邊三字注曰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  
欲降漢書作使人先要道邊此皆其明證矣

### 平津侯主父列傳

意忌

爲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忌二  
字平列意者疑也內多疑忌故曰外寬內深也陳丞相世家曰項王爲人意忌信讒酷吏傳曰張湯文深  
意忌義竝與此同古者謂疑爲意說見孟嘗君傳

恐竊病死

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今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念孫案小司馬說甚  
迂恐竊當爲竊恐寫者誤倒耳漢書作恐病死無以塞責意亦同也

澤鹹鹵

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念孫案鹹字後人所加。集解引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卽斥鹵。斥鹵之間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廣鴻。徐廣亦曰：鴻一作澤。又作斥。禹貢作斥。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烏。本或作斥。烏鹵澤鹵竝與斥鹵同。薛瓚以澤爲水澤，鹵爲鹹鹵，分澤鹵爲二義，亦失之。

下修近世之失 修其故俗 後世脩序

夫上不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念孫案脩與失義不相屬。修當依漢書作循。謂因循近世之失而不改也。又下文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脩亦當依漢書作循。上文云：變風易俗。與此正相反也。又太史公自序：扁鵲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脩亦當爲循。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緒也。言後世皆循其緒。莫之能易也。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廟堂旣脩下。

朝鮮列傳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

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念孫案朝鮮不肯心附樓船。朝鮮二字蒙上而衍。此言樓船不會左將軍。左將軍亦不肯心附樓船。故曰兩將不相能。非謂朝鮮不肯心附

樓船也。漢書不肯上無朝鮮二字。

西南夷列傳

巴蜀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念孫案蜀字因上文巴蜀而衍。莊蹻將兵循江上。自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不得至蜀也。漢書作略巴黔中以西。是其證。又貨殖傳巴蜀寡婦清。蜀字亦因下文巴蜀而衍。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也。

地方三百里

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念孫案此言滇池地方三百里。池下不當有地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地字。池地字相似。又因下句地字而誤衍也。下句云。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乃始言池旁之地耳。

開蜀故徼

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念孫案開當為關。

言秦時常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則棄此諸國。而但以蜀故徼為關也。匈奴傳。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彼言關故

河南塞。猶此言。下文曰。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即謂出此關也。若云開蜀故徼。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關字關蜀故徼矣。

俗書作開。唐顏元孫千祿字書曰。開關上俗下正。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關誤為開。楚策。大關天下之匈。淮南道應篇。東關鴻蒙之光。說文。管。十二月之



音物關地而牙故謂之管今本關字並誤作開漢書西南夷傳正作關蜀故徼。

道西北牂柯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念孫案道西北牂柯下亦當有江字道從也言從西北牂柯江來也索隱本出道牂柯江四字漢書漢紀竝作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是其證。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念孫案馳歸下脫成都二字當從宋本補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引此亦有成都二字漢書同家居徒四壁立本作居徒四壁立居卽家也家居二字古聲義並相近故說文曰家居也周官典命注曰國家國之所居索隱引孔文祥云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家字正釋居字故漢書作家徒四壁立宋本及各本皆作家居徒四壁立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漢書旁記家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汲古閣單行索隱本本作居徒四壁立後補入家字而字形長短不一補刻之迹顯然文選詠史詩注引作居徒四壁立六帖二十二曰司馬相如居徒四壁則無家字明矣。

不能復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念孫案能字後人所加此言王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又以客

禮待先生是以辭而不復。非無以應也。若云不能復。則卽是無以應。與下句義相反矣。漢書文選及藝文類聚產業部引此竝作王辭不復。索隱本作王辭而不復。皆無能字。

### 邛都

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念孫案邛都本作邛笮。此淺學人改之也。上文言邛笮丹驄皆請爲內臣。下文言朝丹從驄定笮存邛。則此不得但言通邛都也。索隱本出通笮二字。案此脫邛字注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夔道。通南中。開越舊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柯。斬笮王首。置牂柯郡。則正文內有笮字明矣。漢書正作通邛笮。

### 結軌

結軌還轅。念孫案索隱本軌作軼。注曰。音轍。漢書作軌。據此。則史記本作結軼。孝文紀結軼於道。田完世家。伏式結軼西馳。凡史記莊子戰國策。與漢書不同。今本依漢書改爲結軌。又刪去注內音轍。漢書作軌六字。而加入軌車迹也。四字。斯爲謬矣。

### 阻深

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本阻深作留爽。注曰。三蒼云。留爽。早朝也。留音昧。字林又音忽。念孫案作留爽者是也。漢書漢紀文選竝作留爽。留說文作叻。尙冥也。封禪書昧爽。郊祀志作叻爽。顏師古曰。叻爽。未

明之時也。吻音忽。芻爽與闇昧義相近。若作阻深則與下句得燿乎光明義不相屬。蓋後人見上文有山川阻深之語而妄改之也。乃或於注內加阻深漢書作芻爽七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綢繆

綢繆偃蹇忱與以梁倚。念孫案綢繆本作蝸繆。淺學人改之也。漢書作蝸繆。張揖曰：蝸繆掉頭也。顏師古曰：蝸徒釣反。繆盧釣反。音義與綢繆迥別。索隱本正作蝸繆。注曰：蝸音徒弔反。繆音來弔反。徒弔之音與雕相近。故集解引徐廣曰：蝸一作雕。今并集解索隱內之蝸字皆改爲綢。而不知其與徒弔之音不合也。

泳沫

邈陝游原迴闊泳沫。念孫案沫本作末。泳末與游原相對。今作沫者因泳字而誤加水旁耳。文選亦誤作沫。唯漢書不誤。

- 歲蕪
- 沆瀣
- 梲榛
- 荔枝
- 娥媚
- 杏渺
- 蕪蕪

念孫案索隱本歲蕪作歲析。似燕麥。蘇林曰：析音斯。文選作薪。案說文無薪。薪二字則作析。析於中國燕麥是也。今本漢書作析。張揖曰：析似燕麥。蘇林曰：析音斯。文選作薪。案說文無薪。薪二字則作析。析於中國燕麥是也。析斯聲相近。故古字通用。其作薪作蕪者皆因上下文而誤。加艸耳。又案此賦言析草生於高燥則非。坤。揖孟康以爲似燕麥是也。沆瀣作沆漑。上林賦：澎湃沆瀣。索隱本瀣作漑。注曰：漑亦作瀣。司馬彪云：沆瀣並作漑。蓋舊本相承如是。說文無瀣字。則作漑者是也。今本既改漑。梲榛作梲柰。梲榛厚朴。索荔枝作爲瀣。又改索隱之漑亦作瀣。爲瀣亦作漑。斯爲謬矣。漢書文選並作漑。梲榛作梲柰。隱本榛作柰。荔枝作

離支格榘荔枝索隱本荔枝作離支注曰晉灼云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剥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  
離支醉少離字或作荔音力智反案說文荔艸也似蒲而小不以此為荔枝字索隱本及漢書文選並作  
離支是古皆通用離支也今本正文及注皆改為荔枝  
又改注內之離字或作荔為荔枝或作離斯為謬矣  
媚案漢書文選並作媚說 杏渺作杏眇大人賦紅杏渺以眩滑兮集解及索隱本宋本渺並作眇集解曰  
文媚媚也則作媚者是說 杏渺作杏眇漢書音義曰杏眇眩滑闇冥無光也索隱曰晉灼云杏眇深遠也  
案漢書正作眇上文上林賦俛眇眇而無見字亦作眇此獨作 葳蕤作威蕤封禪書紛綸葳蕤索隱本葳  
渺者後人妄改之耳說文無渺字古書中眇字亦無作眇者 葳蕤作威蕤作威注曰胡廣云葳蕤委頓  
也張揖云亂兒案漢書文選並作威說文無葳字則作威者是也凡葳蕤之威或作葳者皆因葳字而誤  
上文子虛賦錯翡翠之威蕤張衡東京賦羽蓋威蕤字並作威又案葳蕤與紛綸連文張揖以為亂兒是  
也陸機文賦紛威蕤以馭選義較之今本皆為近古  
與此同胡廣以為委頓失之

淮南衡山列傳

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

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索隱曰所不當得謂有罪之人不當得關內侯及二千石念孫案小司馬說非也所不當得衍不字漢書作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薛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集解引此二說為解則正文內本無不字明矣

遂考

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念孫案遂當從宋本作逮逮捕也考問

也。言捕問之也。漢書正作逮。師古曰逮捕之也。

道從長安來

諸使道從長安來。念孫案道即從也。漢書作諸使者道長安來。顏師古曰道從也。鄭注禮器曰道猶由也。從也。鼂錯傳道軍所來。集解引薛瓚曰道由也。大荒西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二八道南方來。是道與從同義。今本史記作道從長安來者。一本作道。一本作從。而後人誤合之耳。索隱引姚丞云道或作從。是其明證矣。漢書西南夷傳道西北牂柯江漢紀道作從。

為偽 偽為

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念孫案偽上本無為字。偽即為字也。還偽辭者求神異物不得。既還而為之辭也。後人誤讀偽為詐偽之偽。故又加為字。不知無其事而為之辭。即是詐偽。無庸更言偽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作還偽辭曰是其證。堯典朕聖讒說殄行。五帝紀作殄偽。偽與為同字。為與行同義。昭二十五年左傳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魯世家為作偽。此傳下文使人偽得罪而西。偽失火宮中。漢書竝作為是。史記為字多作偽也。又堯典平秩南偽。偽衛包改作訛。今據周官馮相氏注。五帝紀作南為。今本為作譌。亦後人依衛包改之。今據索隱改正。唐風采芣篇人之為言正義曰宋本作偽言。月令毋或作為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為為詐偽。成九年左傳為將改立君者釋文為本或作偽。爾雅造為也。王風兔爰傳作偽也。楚

策。孫子爲書謝韓詩外傳作僞書。今本作僞喜亦後人所改逸周書史記篇上衡氏僞義弗克僞義卽爲義荀子儒效篇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行僞卽行爲。衣冠行僞四字平列下文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以爲行僞而堅謬矣凡荀子爲字多作僞楊注皆失之又正論篇曰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禮論篇曰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正名篇曰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論衡本性篇引此而釋之曰性惡者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案此篇內爲字皆作僞淮南俶眞篇曰趨舍行僞詮言篇曰道理通而人僞滅義竝與爲同是諸書爲字亦多作僞也又此傳下文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兩爲字亦後人所加僞卽爲字也漢書伍被傳作爲丞相御史請書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是其證。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念孫案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伍被而言非指淮南王而言王字衍文也若指淮南王而言則與下文卽起歷階而去不相承接矣漢書伍被傳作被因流涕而起是其證通鑑漢紀十一作王涕泣而起蓋所見史記本已衍王字因以致誤耳

汲鄭列傳

段宏

漢陽段宏念孫案案隱本段宏作段客注曰漢書作段宏據此則史記本作段客而今本作段宏則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隸書宏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宏從各之字傳寫往往相亂漢書成帝紀中山憲王孫雲客漢紀作中山憲王憲王孫宏又外戚傳中黃門田客漢紀作田閱說文閱所以止扉也今本爾雅閣作閱越語王孫雒今本雜作雒海外西經肅慎之國有樹名曰雄常雄或作雒呂氏春秋聽言篇空洛之遇淫辭篇作空雒

儒林列傳

從容

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念孫案從容者從諛也言以承意從諛故得久居其位也汲黯傳從諛承意是其證下文曰董仲舒以宏爲從諛諛容一聲之轉從諛之爲從容猶縱與之爲從容漢書衛山王傳曰縱與王謀反事史記作從容鬼臾區之爲鬼容區矣漢書郊祀志問於鬼臾區師古曰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志作與區與容聲相近蓋一也

因以起其家

孔氏有古文尙書而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索隱出起其家逸書五字解曰起者謂起發以出也引之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爲句逸書二字連下讀起興起也家家法也後漢書順帝紀曰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儒林傳曰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徐防傳曰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世尙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家論衡感類篇說金滕曰古文家以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故曰因以起其家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文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說及劉向五行傳許商五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

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尙書。春秋左氏也。是古文尙書自爲一家之證。書序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後漢書桓郁傳注引華嶠書曰。明帝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是起謂其學興起。非謂發書以出也。逸書已自壁中出。何又言起發以出邪。

### 酷吏列傳

#### 非常釋聞卽奏事

非常釋聞卽奏事。上善之。集解斷非常釋聞爲句。引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念孫案。如徐說則非常釋聞四字。義不相屬。聞當依漢書作聞字之誤也。非常釋爲句。謂其非常見開釋也。此結上之詞。聞卽奏事爲句。聞卽猶今人言聞也。此起下之詞。或同義。言湯奏事。或遇譴責。則謝罪曰。正監掾史某。固爲臣議。如上貴臣。臣弗用。以至於此。問或奏事而上善之。則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也。下文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此四卽字。亦與或同義。

#### 上黨郡

補上黨郡中令。念孫案。此本作補上黨中令。今本上黨下有郡字者。因索隱內上黨郡而誤也。索隱本出上黨中令四字。注曰。謂補上黨郡中之令。若正文內本有郡字。則索隱爲贅語矣。又案篇內所稱郡名。凡



一字者。其下必加郡字。若兩字者。則不加郡字。此文上黨下本不當有郡字。而漢書亦有疑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也。

捕其為可使者

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念孫案索隱本出求為可使四字。注曰。謂求楊可之使。據此。則正文本作求為可使者。今本作捕其為可使者。疑後人依漢書改之也。

徒諸名禍猾吏

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集解引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念孫案此當作徒請召猾吏與從事。上文云。猜民佐吏為治。是也。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名即召之譌。禍即猾之譌。而衍者也。隸書猾禍相似。說見漢書高祖紀禍賊下。今本作徒諸。又徒請之譌。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譌。此是一本作猜。一本作禍。而寫者又誤合之也。禍猾吏。猜禍吏。名禍猾吏。皆文不成義。

以焄大豪

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集解徐廣曰。焄音熏。索隱本作熏。注曰。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今案之以熏逐大姦。漢書作動。顏師古曰。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念孫案史記舊本當

作勳勳即勳之誤。故漢書作勳也。樂記：謹以立勳。鄭注：勳或爲勳。其作熏作焄者，又皆勳之誤。呂氏春秋：離謂籊，衆口勳。天作熏。天此亦是勳。誤爲勳。又誤爲熏也。因文求義，當以作勳者爲是。索隱熏炙之說，其失也迂矣。

### 小羣盜

小羣盜以百數。念孫案盜字後人所加。上文大羣至數千人，羣下無盜字，即其證。蓋前既云盜賊滋起，故後但云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無庸更言盜也。漢書無盜字。

### 能因力行之

然獨宜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念孫案因當爲自，言獨宜能自力行之，而他人則不能，故曰難以爲經也。隸書因字或作囧。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形與自相似，故自誤爲因。漢書作能自行之，是其證。

### 推減

天水略壁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咸。索隱曰：推減，上音直，追反；下音減，一作咸，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念孫案推減者，推咸之譌。咸又咸之譌也。推即推擊之推。故音直，追反。若推字則當音尺，追湯回二反。不當音直，追反矣。咸有減音，故云音減。萬石君傳：九卿減宣。漢書作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攷工記：轉減之精，不復咸也。釋文：咸洽斬反。本亦作減。若本是減字，則不得云音減矣。且咸與成字相近，故徐廣曰：咸一作成也。注內推繫乃推擊之譌，推繫之以成獄，故曰推成。所謂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也。今本推咸譌爲推減，又刪去索

隱內下音減三字以牽合已誤之正文斯為謬矣。

蝮鷲

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鷲索隱曰蝮音蝮蛇鷲音鷲鷹也言其酷比之蝮毒鷹攫念為案小司馬說甚謬蝮讀為復復鷲皆很也言其很戾不仁也廣雅曰復鷲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復不仁杜預曰復很也漢書匈奴傳天性忿鷲顏師古曰鷲很也復字從復得聲故與蝮通字又作復趙策曰知伯之為人好利而鷲復是也韓子十過篇復作復又作覆管子五輔篇曰下愈覆鷲而不聽從是也

大宛列傳

大王長

大夏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念孫案王長當依漢書漢紀作君長上文曰條枝往往有小君長即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引史記正作大君長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凌稚隆曰西城漢書作西邊是念孫案邊與城形聲俱不相近若史記本是邊字無緣誤為城也城當為域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漢書敘傳方今雄桀帶州域者今本城字並誤作城又漢書天文志為其環域千里內占史城記天官書城誤作城域者界也史記作西域漢書作西邊其義一也下文曰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

西城城亦域之誤。上文曰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又漢書作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史記脫殺字。

### 善眩人

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念孫案眩上本無善字。後人以上文云條枝國善眩。因加善字也。不知此言眩人卽是善爲眩術之人。無庸更加善字。漢書張騫傳正作眩人。顏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後漢書陳禪傳西南夷揮國人獻幻人。幻人卽眩人也。索隱本出犁軒眩人四字。注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則無善字明矣。

### 偵而輕之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漢書偵作負。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也。念孫案如漢書注則史記偵字乃負字之誤。淮南詮言篇自負而辭助。高注曰自負自恃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栗姬偵貴。又曰偵愛矜功。偵並與負同。後人多見偵少見負。故偵誤爲偵矣。

### 瑤池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念孫案瑤池本作華池。後人多聞瑤池。寡聞華池。故以意改之耳。論衡談天篇曰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玉泉華池。藝文類聚山部太平御覽地部白帖崑崙山類引史記並作華池。又文

選遊天台山賦。嗽以華池之泉。李善注引史記曰。崑崙。其上有華池。又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篇曰。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此注卽本於史記。是洪氏所見本尙作華池。而今本作瑤池。則元以後淺人改之也。又案海內西經。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郭璞曰。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見禹本紀。是禹本紀自作華池。與他書言瑤池者異也。

本紀所謂崑崙者

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念孫案。索隱本出惡觀。夫謂昆侖者乎。八字。注曰。惡於何也。言張謇窮河源至大夏于真。於何而見昆侖爲河所出。據此。則正文本作惡觀。夫謂昆侖者乎。夫字卽指禹本紀而言。今本作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疑是後人增改。漢書作惡睹。所謂昆侖乎。亦無本紀二字。又昆侖作崑崙。亦是俗改。

余不敢言之也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念孫案。索隱本出余敢言也四字。注曰。余敢言也。謂山海經難可信耳。據此。則正文本作余敢言也。也與邪同。昭六年左傳。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魯語。主亦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孟子告子篇。然則飲食亦在外也。也字並與邪同。顏氏家訓音辭篇。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卽呼爲也字。荀子正名篇注也。當爲邪。大戴禮五帝德篇。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此邪作也。淮南精神篇。其以我爲此拘拘邪。莊子。余敢言邪。卽是不敢言。後人不達。而增大宗師篇。邪作也。史記張儀傳。此公孫衍所謂邪。秦策邪作也。

字以申明之。殊爲多事。乃或改注內之余敢言也。爲余不敢言者。以牽合已增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游俠列傳

況

陽翟薛況。念孫案。況本作兄。古多以兄爲況字。見大雅桑柔召旻二篇管子大匡篇及漢樊殺修華嶽碑。又呂后紀之酈兄漢書翟方進傳之寶兄儒林傳之翟子。兄又尹翁歸傳翁歸字子兄。皆讀爲況。索隱本出薛兄二字。注曰音況。今本改兄爲況。而刪去其音。斯爲妄矣。

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

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念孫案及當爲乃。休乃鑄錢掘冢爲一句。休上不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因乃譌作及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以曲通其意耳。漢書作臧命作姦剽攻。句休乃鑄錢掘冢。句顏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是休字下屬爲句。貨殖傳曰。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此又一證也。

佞幸列傳

抗

高祖至暴抗也。念孫案。抗本作伉。淺學人多見抗。少見伉。故改伉爲抗耳。索隱本出暴伉二字。注曰伉音苦浪反。言暴猛伉直。酷吏傳贊云。郅都伉直是也。今并注文亦改爲抗。不知正文作伉。故須作音。若作抗。

則不須作音矣。何弗思之甚也。

滑稽列傳

幸雨立

女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念孫案幸雨立本作雨中立。今本雨上幸字。涉下幸休居而衍。又脫去中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作幸雨立。亦後人依史記改之。初學記人部御覽人事部樂部引此並作雨中立。

宦署

金馬門者宦署門也。念孫案宦下脫去者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居處部及文選西都賦別賦注引此並有者字。

行十餘日

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念孫案此謂居齋宮中十餘日也。十餘日上不當有行字。蓋涉下文浮行數十里而誤衍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無行字。

治鄭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念孫案治鄭本作相鄭。今作治者。因下文治單父治鄴而誤。索隱本於下文兩治字。

皆避諱作理。而此獨作相。是正文本作相。非作治也。

日者列傳

誇嚴

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說禍福以誑言也。念孫案。莊嚴與矜誇。事不相類。嚴讀爲讖。說文曰。讖。誕也。誇。讖也。廣雅同。廣韻引東觀漢記曰。雖誇讖。猶令人熱。誇讖猶言誇誕。此謂卜者多言誇誕。以惑人。讖與嚴。古今字也。管子法法篇。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嚴亦與讖同。怪讖猶怪誕耳。

龜策列傳

松根

伏靈者。今作茯苓。千歲松根也。念孫案。松根本作松脂。後人以上文言茯苓在地中。故改爲松根。不知茯苓乃松脂所化。非松根也。淮南說山篇。下有茯苓。上有兔絲。高注曰。茯苓。千歲松脂也。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藝文類聚木部。引元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太平御覽藥部。引典術曰。松脂入地。千歲爲茯苓。又御覽及爾雅翼。並引龜策傳曰。茯苓者。千歲松脂也。皆其明證矣。又案呂氏春秋精通篇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茯苓是。然則松脂入地爲茯苓。茯苓之氣。



上為兔絲。謂茯苓為兔絲之根。則可謂為松根。則不可。

滿百莖

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蒼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念孫案：滿百莖，本作百莖共根。今本有滿字，無共根二字者。後人依上下文改之也。不知上下文言滿百莖，皆褚先生之語。此言百莖共根，乃褚引古傳之文，不與上下同也。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引此並作其叢生百莖共根，無滿字。上文蒼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蒼百年而一本生百莖。此洪範五行傳語。見藝文類聚。春秋繁露奉本篇曰：蒼百莖而共一本，皆其證也。邢昺爾雅釋魚疏：引史記作滿百莖，則所見本已誤。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引之曰：水經決水注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間。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今灌水出光州商城縣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所出。又曰：零婁有灌水。北至蓼入決。是此傳原文。本作神龜出於江灌之間。且其地在江北。非在江南。今本云神龜在江南。蓋後人多聞江水，少聞灌水，故以意改之耳。

務以費民

務以費民。民字與常郎方囊彊嘗傍行祥成享冥光綱長亡十六字為韻。念孫案：民當為氓。氓字古讀若

芒本在陽部。故與常郎諸字爲韻。說文：氓從民亡聲。字或作吡。通作萌。管子：輕重乙篇。則以賜贊吡。與兵箴。偃我邊萌。與康。唐忘芒。傍爲韻。其成冥二字。則閒用耕部也。若民字。則在眞部。去陽部較遠矣。

### 理達於理

理達於理。文相錯迎。念孫案。理達於理。文不成義。理達當爲程達。程理右半相似。又涉下理字而誤也。程與呈古字通。廣雅：程見示也。張衡西京賦：煇龜爲兆。其理縱橫呈達於外。故曰程達於理。文相錯迎也。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正作程達於理。

### 諸靈數籒

諸靈數籒。莫如女信集解。徐廣曰。音策。索隱本作蒯。注曰。蒯音近策。或蒯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念孫案。說文玉篇無蒯。蒯二字。此皆籒之誤也。今本作蒯者。因徐廣音策而誤。索隱本作蒯者。蒯字俗書作籒。因誤而爲蒯。說文。蒯。策也。從艸刺聲。玉篇音刺。刺與策聲相近。故索隱曰。蒯音近策。蒯字又有策音。故徐廣音策。集韻。策。著也。或作蒯。義卽本於徐廣。

### 求財

求財買臣妾。顧子明曰。財下脫物字。前後文並作求財物。

### 貨殖列傳

幣

無息幣。索隱本幣作弊。念孫案。太史公自序。維幣之行。以通農桑。索隱本亦作弊。注曰。弊音幣。帛之幣。是史記幣字通作弊也。今本皆改弊為幣。并刪去其音矣。古字多以弊為幣。管子四時篇。謹禱弊梗。鹽鐵論錯幣篇。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太元元。倪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弊。字並與幣同。莊子則陽篇。搏幣而扶翼。釋文作弊。秦策。必卑辭重幣。以事秦。趙策。受其幣而厚遇之。姚本並作弊。趙策。啓關通幣。史記虞卿傳作弊。宋本游本本皆如是。史記司馬相如傳。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漢書作弊。

什倍其償

求奇繪物。聞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念孫案。索隱本償作當。注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當字。漢書作償。據此。則史記自作當。與漢書不同。而今本作償。則後人依漢書改之也。案。當者。直也。見廣雅。謂什倍其物之直也。又案。償之為言。猶當也。漢書匈奴傳。漢出三千餘騎。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取當即取償也。秦策曰。亡於秦。而取償於齊。廣韻。償。當也。則當與償亦同義。無庸改為償。

果隋

楚越之地。果隋羸蛤。不待賈而足。索隱曰。隋音徒火反。正義曰。隋今為種。金本種。譌作搖。音同。果種猶種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裹種之語。楚越水鄉。足螺蛤魚鼈。民多採捕積聚。種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

種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志。乃改云果蓏。贏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引之曰。說卦傳。艮爲果蓏。京房作果墮。墮與隋通。則果隋卽果蓏。班氏不誤。守節不識古字。乃以唐時俗語說之。甚矣其謬也。

### 走死地如鶩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念孫案宋本游本。走死地如鶩下。皆有者字。是也。上文不避湯火之難下。下文不擇老少。下皆有者字。

### 千章之材

山居千章之材。集解徐廣曰。材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爲轅。音秋。漢書作千章之萩。孟康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念孫案史記材字當爲秋字之誤。襄十八年左傳。伐雍門之萩。釋文。萩本又作秋。莊子人間世篇。宜楸柏桑。釋文。楸作秋。史記朝鮮傳。封韓陰爲萩。荑侯。漢書萩作秋。

### 醬千觚

醯醬千觚。醬千觚。念孫案。下句醬字。當從漢書作漿。此涉上句而誤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史記並作漿千觚。

### 鰕千石

鮎鯨千斤。鮠千石。鮠千鈞。集解徐廣曰：鮠音鮠。鮠魚也。本作鮠音鮠。鮠魚也。說見下。索隱曰：鮠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

也。又曰：注鮠音輒。膊魚也。膊音鋪博反。破鮠不相離。謂之膊聲類及韻集。雖為此解。而鮠生之字見與此

同。鮠者小雜魚也。白鮠音輒。以下至此。今本皆刪去。唯單行本有。念孫案：鮠音昨苟反。字從魚取聲。說文：白魚也。鮠音輒。字從魚

取聲。輒音音。玉篇：膊魚也。方音：膊暴也。燕之北郊。朝鮮。兩字絕不相通。此文以鮎鯨為一類。鮠鮠為一類。鮠

音輒。字從取。取世人多見。取少見。取取。故鮠誤為鮠。今俗書輒字作輒。誤與此同也。鮠千石。鮠千鈞。當

作鮠鮠千鈞。鮎鯨千斤。鮠鮠千鈞。相對為文。鮠下不當有千石二字。蓋因上文楊布皮革千石而誤衍也。當依漢書刪。徐廣注：鮠音鮠。鮠魚也。當作鮠音輒。膊

魚也。索隱引徐廣注：正作鮠。音輒。膊魚也。正義同。考漢書正作鮠鮠千鈞。顏師古曰：鮠膊魚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鮠音輒。是

其證矣。索隱不用徐廣之說。乃云鮠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且云鮠生之字與此同。是直不辨鮠鮠之

為兩字矣。且鮠為膊魚。鮠為鹽漬魚。見玉篇。二類相近。故以鮠鮠連文。若改鮠為鮠。而訓為小魚。比之於鮠

斯為不類矣。正義說亦與索隱同誤。

椎髻

賈椎髻之民。念孫案：椎髻。索隱本作魃結。注曰：上音椎。下音髻。今改魃結為椎髻。而刪去其音。斯為妄矣。

陸賈傳：尉他魃結箕踞。朝鮮傳：魃結蠻夷服。西南夷傳：魃結耕田。索隱並曰：上直追反。下音計。正與此同。

漢書陸賈傳：貨殖傳。並作魃結。李陵傳：西南夷傳。朝鮮傳。並作椎結。史記漢書皆無髻字。方音：覆結謂之。續巾。楚辭：招魂。

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字，並作結，說文無鬻字。

拙

田農業拙。念孫案拙本作掘。故徐廣音義曰：古拙字亦作掘也。後人改掘爲拙，則與音義相左矣。班馬字類引此正作掘。淮南說林篇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亦以掘爲拙。

用之富

田農掘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念孫案桓發用之富本作桓發用富用亦以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與上下三以字互文。後人於用下加之字則失其句法矣。史記多以以用互文。秦楚之際月表序曰：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天官書曰：歲星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老莊申韓傳曰：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游俠傳曰：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自序曰：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皆其證也。皋陶謨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管子小問篇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荀子非相篇曰：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拙。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此褻姦之所用死而平王之所以東徙也。韓子揚權篇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皆以以用互文。

太史公自序

糲梁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糲梁之食。藜藿之羹。漢書司馬遷傳同。念孫案。服虔曰。糲。粗米也。賈逵注。

晉語曰。梁食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注。是糲粗而梁精。不得以糲梁連文。梁當爲粢。字之誤也。近傳寫往往

謂潤曲禮。稷曰明粢。釋文一本作明梁。淮南人間篇。飯黍梁。今本梁誤作梁。爾雅曰。粢。稷。桓二年左傳曰。粢食不鑿。玉藻曰。稷食菜羹。論語鄉

黨曰。疏食菜羹。粢食稷食。疏食異名而同實也。粢與糲皆食之粗者。李斯傳曰。堯之有天下也。粢糲之食。

藜藿之羹。韓子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糲粢之食。藜藿之羹。淮南精神篇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

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主術篇曰。堯太羹不和。粢食不穀。皆其證也。列子力命篇。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

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以粢糲與梁肉對言。淮南人間篇。陳駢子對孟嘗君曰。臣之

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梁。今本梁誤作梁。上文云。豢以芻豢黍梁。下

粢與黍梁對言。是梁精而粢粗。可言糲粢。不可言糲梁也。

聖人不朽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念孫案。史記原文。蓋亦作

聖人不巧。今本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巧字古讀若糲。正與守爲韻。韓子主道

篇。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素問徵四失論。更名自巧。並與咎爲韻。參同契。非種難爲巧。與酒爲韻。皆其證。

也。上文云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以虛無爲本，卽所謂聖人不巧也。以因循爲用，卽所謂時變是守也。又云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亦是此意。此皆言道家無爲之術。故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韓子揚權篇亦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若改爲聖人不朽，則與時變是守之義，迴不相涉矣。索隱本出聖人不朽四字，正義云：言聖人教迹不朽滅，則所見本皆誤。

### 諸侯謀之

惠之早實，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念孫案：諸侯謀之，本作諸侯之謀之，是也。若詩言先君之思，孀婉之求，維子之好之類。言呂后崇彊祿產而謀劉氏，故下文卽云：殺隱幽友也。後人以謀與台疑，韻不相協，故改之，謀爲謀之，而不知謀字古讀若媒。詳見唐韻正。正與台疑爲韻，且呂后稱制之時，諸侯未敢謀之也。

### 洞疑

殺隱幽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爲義，言所共疑也。引之曰：索隱以洞疑爲共疑，其說迂而難通。洞讀爲恫，恫疑，恐懼也。言呂后殺隱王如意，幽幽王友，而大臣皆恐也。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索隱以恫爲恐懼，是也。疑亦恐也。雜記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荀子宥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管子小問篇曰：駁食虎豹，故虎疑。



焉。是疑亦恐也。燕世家曰：衆人恫恐，恫恐卽恫疑也。作洞者假借字耳。馮衍顯志賦亦曰：終怵憚而洞疑。

來古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卽古來也。言比樂書以述自古以來樂之興衰也。念孫案小司馬倒釋來

古二字，非也。比樂書以述古來，則文不成義。來古卽往古也。來與往義相反，而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攬

之爲安也。大雅文王有聲篇，遙追來孝，遙辭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上追前世之美德也。前世之

美德，故曰往孝。所謂追孝于前文人也。鄭箋訓遙爲述，來爲勤，謂述追王季勤孝之行，失之。辯見經義述聞。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

與詹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

以來，是來卽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曰：自

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本書秦始皇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

以往也。

高祖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念孫案祖上本無高字，後人以此是述高祖功臣，因加高字耳。今案應劭注漢書

文帝紀曰：始取天下者爲祖，故但言祖而其義已明。無庸加高字。文選吳都賦注：漢高祖功臣頌注：弔魏

武帝文注：三引此文，皆作維祖元功，則無高字明矣。下文述荆燕世家云：維祖師旅，劉賈是與，又其一證。

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

其極則玩巧句并兼茲音五本此下載索隱曰玩殖此字上爭於機利句念孫案此以其極則玩巧為句貨傳曰故其民益并兼茲殖為句爭於機利為句索隱本玩音五官反云云本在玩巧下今本列入茲字之下殖字之上則是以其極則玩為句巧并兼茲為句殖爭於機利為句矣大謬

姜姓解亡

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解一作遷念孫案姜姓解亡殊為不詞解當為鮮字之誤也凡從魚之字或相景君銘元元鰥寡鰥字作鰥史記賈生傳細故懲薊兮薊字作薊皆其證也漢魯峻石壁殘畫象鮮明騎鮮字作解俗書解字作解二形相似故鮮字譌而為解月令穀實鮮落呂氏春秋季夏紀淮南時則篇並作穀實解落墨子魯問篇鮮而食之節葬篇作解而食之爾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釋文曰鮮或作解字文選吳都賦嶰澗闕閭李喜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鮮釋鮮之言斯也雅瓠葉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爾雅釋詁釋文曰鮮本或作馨沈云古斯字斯與鮮聲相近故字相通阮氏伯元擊經室文集曰尙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鮮即斯字言文王惠斯鰥寡即祖甲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之義斯者語詞故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並作惠于鰥寡偽孔傳訓鮮為少失之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言小山之別離於大山者曰鮮鮮即斯故釋言曰斯離也

謂田恆與闕止爭寵殺簡公專齊政而姜姓斯亡也鮮與遷聲相近故徐廣曰一作遷若作解則聲與遷遠而不可通矣

傳兵論劍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顧子明曰：此本作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信仁爲一類，廉勇爲一類，劍論與兵書對文。顏師古曰：劍論，言非信仁廉勇之人不能傳此二術也。上文云：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漢書司馬遷傳同。服虔曰：世善劍也。晉灼曰：史記吳越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見集解。是其證。今本仁廉二字倒轉，劍論兵三字上下錯亂，又脫去書字。

不旣信

不旣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念孫案：不旣信，不失信也。方言廣雅並云：旣，失也。

統業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念孫案：統業當從漢書作絕業，字之誤也。絕業與末流相對爲文，下文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云云，正申明絕業二字之意。司馬相如云：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意與此同也。若作統業，則非其指矣。文選頭陀寺碑文：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李善注引史記：正作絕業。俟後世聖人君子。

俟後世聖人君子

俟後世聖人君子，念孫案：此本作以俟後聖君子。今本無以字，有世人二字，皆後人所改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史公之言，卽本於此。案傳稱君子有樂乎此，俟君子，則指後賢言之。雖意有不同，而文出於彼。詩譜序曰：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亦指後賢言之。與公羊文同而意異。索隱本出以俟後聖君子六字，注曰：此語

出公羊傳是其證後人不知而以意改之謬矣漢書正作以竣後聖君子

索隱本異文

案史記漢書每多古字漢書顏注即附於本書之下凡字之不同於今者必注曰古某字是以後人難於改易而古字至今尚存史記則索隱正義本係單行其附見於本書者但有集解一書注與音皆未咳備是以史記中古字多為淺學人所改後人以集解索隱正義合為一書乃不肯各仍其舊而必改從今本以歸畫一殊失闕疑之義今正義已無單行本唯汲古閣所刻索隱本尚存其今本中正文注文皆經改易者已附辯於各篇之下其餘異文尚多略記百餘字以資考正如磐石作盤石孝文紀此所謂盤石之宗也索隱本磐作盤他皆仿 焯滯作苦滯樂書則無焯滯之音矣 黃鐘作黃鍾律書黃鐘長八寸七分一 菽作叔天官書戎菽為 髻作顙封禪書有龍垂 倭作倭魯世家第作弟晉世家君第毋會陳丞相世家陸下第出 暮作莫五子胥傳吾 礪作厲勝自 嶺作領商君 生子倭魯世家第作弟晉世家君第毋會陳丞相世家陸下第出 虛喝作虛獨是故惘疑虛喝 壓作厭張儀傳吾請 輝作輝賈生傳覽德 之西居嶺隕 効作效蘇秦傳今 虛喝作虛獨是故惘疑虛喝 壓作厭張儀傳吾請 輝作輝賈生傳覽德 爐作爐劉 天地為爐 鈺作缶李斯傳擊 鎰作溢鑲金 漣作漣匱異也 愈作俞蒙恬傳若知 嚮作鄉韓王信傳及 航作亢劉 傳不搯伴作詳田叔傳以為 稚作穉甸奴傳右谷 轉作轉司馬相如傳軼 馳作馳馳邱 烽作烽燧燧 贍贍贍贍 撰作選歷選 做作放日者傳做 顛作檐貨殖傳 以二者相較則案隱本皆古字而今本皆俗書也又如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 盤作槃平原君傳毛 訊作諄賈生傳 箕倨作箕踞張耳陳餘傳 諂作

謙樊噲傳謂裙作帶萬石君傳取齟齬魏其武安傳杜鄠鄠作鎬司馬相如傳崖崖作厓無崖野作極野

網作罔之網警密矣天下皆與說文相合又如蒼作倉項羽紀異軍著頭特起將救作抹夫差十一年救陳

高苑作高苑高祖功臣侯者表莊作壯棘陽莊侯杜得臣涅陽莊侯呂勝陸梁作陸量陸梁侯恭作共景

閒侯者表管恭侯劉罷軍楊虛恭侯劉將陪作倍建元以來王子侯條侯作脩侯尉條侯周亞夫噍殺作

焦殺樂書其聲大荒落落大芒落落大協洽作汁洽作疆作鄂涪灘作沔漢上藩作蕃天官

之匡藩臣婺女作務女上橢作隋復小橢之管作筦欲擅管山犁鉏作犁且齊世家闕止作監止有龍

焉徐州作徐州田常執簡費王作弗王晉世家子穆荀躒作荀櫟趙世家荀躒熒惑作營惑夫而熒惑諸

者圮作汜留侯世家步旗作期三王世家佚作軼好佚寓作偶老子韓非傳大端木賜作端沐賜漆雕開

漆雕哆漆雕徒父漆雕並作漆彫公伯僚作公伯僚公堅定作公肩定申黨作申堂公西臧作公西箴並

尼弟舫作枋張儀傳舫得作德孟嘗君傳齊屬作躄見之洒作灑灑然變色易容者馳作施譬若韓

免惑作悞屈原傳難誹作非疑後賈誼作賈義賈生洛作雒呂不韋傳食河匣作柙刺客傳秦舞別

李斯傳辯白渡作度淮陰侯傳陳章作卑望趙軍狡免作郊免狡兔重重作重匈奴傳以示不如廬胸作廬

胸築城鄆列稽且作稽沮衛將軍驃騎王敵作弊敵中國勞浸作勞寢北有勞浸莫諸蔗作諸柘司

相如傳諸雕胡作彫胡雕胡卹削作戍削揚卹削盤珊作盤珊勃宰作勃猝上金隄豐作豐鄆作躄作

蔗蘄且傳諸雕胡卹削作戍削揚卹削盤珊作盤珊勃宰作勃猝上金隄豐作豐鄆作躄作



叢書雜誌 三 史記第六

漢書第一

高紀

高帝紀

高帝紀第一念孫案宋景祐監本無帝字下文惠帝紀至平帝紀亦皆無帝字景祐本是也敍傳云述高紀第一下至述平紀第十二皆無帝字又項籍傳云語在高紀他篇言語在某紀者並同師古注惠紀云解在高紀他篇

欲奇此女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於貴人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念孫案朱說非也欲字本在奇字上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謂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語意與此相似史記亦作常欲奇此女與貴人不得移欲字於與貴人上也

踰城保高祖

沛令閉城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史記集解引韋昭曰以為保鄣師古曰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念孫案韋顏二說皆失之迂保者依也僖二年左傳保於逆旅杜注訓保為依史記周本紀曰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保歸謂依歸也荆燕世家曰與彭越相保莊子列御寇篇人將保女矣司馬彪注曰保附



也。附亦依也。王逸注七諫曰：依保也。

所殺者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殺者謂殺蛇者也。則殺者上不當有所字。文選王命論注引此無所字。史記同。郊祀志曰：蛇白帝子而殺者赤帝子也。殺者上亦無所字。史記

封禪書同。

追北

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韋昭曰：古背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曰：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則訓乖。訓敗無勞。惜音。韋昭之徒並為妄矣。念孫案：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廣雅曰：背北也。北音背。則北為古背字明矣。管子君臣篇曰：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

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北謂背其君也。尹知章注：以北為敗北非是。齊策曰：食人

炊骨。士無反北之心。反北即反背也。北取乖背之義。故敗謂之北。桓九年左傳：以戰而北。釋文：北，嵇康音

胸背。吳語：吳師大北。韋昭曰：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是敗北之北。古讀為背。取背而去之之義。甘誓正義

云：奔北謂背陳走也。說文訓北為乖。正與此義相合。而師古乃云：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其失也鑿矣。

後漢書臧宮傳注。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此亦襲師古之謬說。唯荀子議兵篇注。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爲北。尙能遵用古訓。不爲顏說所惑。師古不讀北爲背者。特以北爲入聲。背爲去聲。不可合而一之耳。不知背北古同聲。故北爲古背字。而背郤二字。並從北聲。敗北之北。亦取乖背之義。故嵇康韋昭相承讀爲背。樂書訓北爲敗。安知其不讀爲背乎。大雅行葦之黃耆台背。與翼福爲韻。桑柔之職涼善背。與極克力爲韻。瞻卬之譖始竟背。與忒極慝識織爲韻。背字皆讀入聲。此背北同聲之明證也。膠柱之見。亦可以廢然而反矣。

禍賊 猜禍吏

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師古曰。禍賊者。好爲禍害而殘賊也。念孫案。禍賊當從史記作猾賊。一切經音義一引三倉曰。猾。黠惡也。酷吏傳曰。寧成猾賊。任威是也。史記作猾賊猾賊與慄悍義相承。禍賊則非其義矣。隸書禍字。或作禍。猾字。或作猾。二形相近。故猾誤爲禍。漢安帝賜豫州刺史馮煥詔。劓輕狡猾。猾字作猾。是其證。劓。輕狡猾。猶言慄悍猾賊耳。晉語。齒牙爲猾。史記晉世家。猾字亦誤作禍。猾之爲禍。猶禍之爲猾。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禍山之尾。論衡死偽篇。作滑山。又酷吏傳。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譌。辯見史記。

道碣

乃道碣。孟康曰。道由碣。念孫案。道卽由也。見禮器中庸注不當分爲二。義後皆放此。

大破之

與南陽守齧戰壘東大破之。念孫案大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亦無。

遲明

沛公乃夜引軍還。遲明圍宛城三市。服虔曰。遲明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爲去聲。音丈二反。史記遲字作遼。亦徐緩之意也。音黎。今本史記遼作黎。索隱曰。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黎遲聲相近。故漢書作遲。黎明遲明。皆謂比明也。通典兵十一載此事。用文穎說。又別出一解云。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亦非黎之不訓爲黑可知。後人皆謂黎明爲將明。史記南越傳之黎且。一作比且。衛將軍傳之遲明。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則未明之時。與昧爽昧且同義。其誤實由於此。此言高祖夜引軍還至宛城。比及天明。已圍城三市耳。黎字亦作犁。史記呂后紀。帝晨出射。太后使人持醢飲趙王。犁孝惠還。趙王已死。徐廣曰。犁猶比也。今本犁下解內有諸言黎明者。將明之時。九字皆後人所加。辯見史記。漢書外戚傳作遲帝還。趙王死。遲帝還。比帝還也。史記南越傳。犁且城中。皆降伏波。犁一作比。漢書作遲。史記衛將軍傳。遲明行二百餘里。一作黎明。漢書作會明。會亦比及之意。魏志張郃傳。諸葛亮急攻陳倉。帝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是遲與比同義。服虔以遲明爲欲天疾明。文穎以爲未明。師古以爲明遲於事。故曰遲明。皆非是。

生此

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念孫案生當爲至。字之誤也。史記項羽紀。高祖紀。並作至。

通鑑漢紀一同

拔劍舞

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念孫案下句言亦起舞則上句舞上亦當有起字而今本脫之也舊本北堂書鈔

樂部三明陳禹謨本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三所引御覽乃鈔本非文選西征賦注引此並作拔劍起舞史

記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皆其證

春正月

元年春正月如淳注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首引之曰歲有四時自歲首冬十月至十二

月為首故曰十月為歲首正月為三時之首各本下首字誤作月而文義遂不可通金氏禮箋不能盤正

而曰三時之月謂三正月非也三時凡九月三正月纔三月耳不得謂之三時且正月謂人正建寅之月

不兼天正地正言服虔曰漢正月也引之曰上下文皆言楚項羽事而中間言春正月恐人不知為何代

之何得以為三正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引之曰上下文皆言楚項羽事而中間言春正月恐人不知為何代

不達注意而強解之曰謂漢太初改正月之月與前襲秦正者不同其說亦非上文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

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謂建寅之月為正月也秦曆以十月為歲首漢太初曆以正

初元年正曆但改歲首耳未嘗改月號也辨見下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

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上文秦二年十月文穎注曰秦謂十月為正今此

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引之曰如說是顏說非也古者三正迭用夏以寅月為歲首商以丑月為歲首周以子月為歲首而皆謂之正月正者長也十二月之長也獨秦自謂獲水德之瑞於是詔改

年始朝賀。自十月朔。史記曆書謂之正。以十月。又謂之秦正朔。漢初襲用之。孝文紀所謂今水德始明正

十月也。然當時以十月爲歲首。究未嘗以爲四時之首。四時之首惟春耳。萬物孳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

於寅。故夏之寅月。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謂之春。若亥月。則天地閉塞。不可謂之春矣。秦始皇紀。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

和方起。云陽和方起。則爲建卯之月。可知。然則不可謂之春。則不可以爲正月。故史記秦始皇紀。漢高惠

孟春在建寅之月。而建亥之月。不謂之春矣。高后文景紀。秦楚之際。月表及本書武帝紀。元封六年以前。凡歲首皆稱十月。無以爲正月者。其所謂正

月。則在建寅之月。蓋當時曆用顓頊。見史記張蒼傳贊。及本書律曆志。建寅之月。顓頊曆之正月也。大衍曆議引洪範傳

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即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見唐書曆

志。案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畢陬之月。正月月在甲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引顓頊曆術。亦曰。天元正

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其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明矣。秦及漢初皆用顓頊曆。正月

安得不建寅乎。曆譜最重建元。又安得於厯元所起之寅月。不謂之正月。而以非曆元所起之亥月爲正

月乎。請更以十七證明之。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

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案秦雖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然月令謂之孟冬。若建寅之月。爲

秦第四月矣。而月令謂之孟春。且以冠十二月之首。則秦所謂正月者。仍是建寅之月矣。其證一也。史記

秦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離。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皮安牢拔之。司馬梗北

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案先言十月。後言正月。則十月爲歲首。建亥之月。正月爲建寅之月矣。其證二也。始皇紀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邱平臺。九月葬始皇鄜山。六國表。秦二世元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爲兔園。十二月就阿旁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案自十月至九月。同在一年之內。則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十月後之第三月爲正月明矣。其證三也。秦楚之際。月表二世元年。先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端月。索隱曰。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故曰端月。案月表。始十月。而端月在其後。第三月則建亥之月爲歲首。十月而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當時謂建亥之月爲正月。則端月之名當在十月。豈得在十月後之第三月乎。其證四也。史記高祖紀。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案春夏無事。謂自正月至六月皆無事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正月爲孟夏。四月六月爲季秋。九月紀當言夏秋無事。不得言春夏矣。其證五也。此紀下文曰。十一年二月詔曰。令諸侯王通侯。皆以十月朝獻。案詔云。十月朝獻。則爲歲首可知。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何以不云正月朝獻。而云十月乎。其證六也。文帝紀。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史記孝文紀同。案當時若謂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詔當云。二月晦。不得云十一月矣。其證七也。文帝紀又曰。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乃下詔議郊祀。夏四月。上幸雒。始郊見五帝。若當時謂十月

爲正月。則夏四月當爲秋七月矣。然史記云。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於是天子始幸雒。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則當時之四月實爲孟夏建巳之月。上推正月。則孟春建寅之月矣。其證八也。文帝紀又曰。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案詔云方春和時。則三月爲建辰之月。可知三月爲建辰之月。則上推正月爲建寅之月。若云當時謂正月爲四月。則三月當爲六月。可謂之夏。不可謂之春矣。詔何以云春和乎。其證九也。賈誼傳。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案單闕之歲。文帝六年丁卯歲也。據文帝紀。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下。推至五年後九月。據文帝紀及百官公卿表。高后八年有後九月。爲閏法。一章之第三閏。至文帝二年爲第四閏。五年爲第五閏。晦日當在己卯。再推至六年三月。晦日當在丙子。然則四月二十四日當在庚子也。若云當時之四月爲今之正月。則六年正月有庚戌。庚申。庚午。而無庚子。於義不可通矣。其證十也。淮南天文篇。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案淮南王安以元狩元年誅在太初曆未作以前。當時猶用顓頊曆。而其書所謂正月者。在日月俱入營室之月。正月令所謂孟春日在營室也。非建寅之月而何。其證十一也。秦及漢初以十月爲歲首。九月爲歲終。而歸餘於終。故閏月謂之後九月。史記呂后紀。秦楚之際。表高祖功臣侯表。建元以來侯表。王子侯表。將相名臣表。及本書高祖紀。異姓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皆言後九月是也。若當時謂十月爲正月。則九月爲十二月。閏月

當爲後十二月矣。何以紀表皆言後九月乎？其證十二也。本書武帝紀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寶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而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曰：魏其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死。案十二月謂之冬，建丑之月也。三月謂之春，建辰之月也。先冬後春，同在一年，故有其春之文。若當時以建亥之月爲正月，則建丑之月爲三月，建辰之月爲六月，可云其夏，不可云其春矣。其證十三也。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案是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六年，歷猶未改也。若當時謂歲首十月爲正月，則詔當云以正月爲元封元年，必不稱十月矣。其證十四也。武帝紀又曰：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注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曆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者，月爲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爲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案何說是也。史記將相名臣表同。蓋建寅之月，前此本謂之正月，而不以爲歲首。直至是時，始以正月爲歲首也。故武帝紀太初元年以前，歲首皆書冬十月，而春正月在其後。二年以後，歲首皆書春正月，而冬十月在其後。此改歲首而不改月之明證。若謂漢初以建亥之月爲正月，建寅之月爲四月，則史表漢紀當云太初元年以四月爲歲首，或云以四月爲正月。其義始明，何得但云以正月爲歲首，而無以別於建亥之正月乎？其證十五也。史記秦楚之際表，漢元年正月，項羽分關中爲漢。二月，漢王始。故沛公。三月，都南鄭。將相名臣表，高皇帝元年春，沛公爲漢王之南鄭。蓋事在正月二月三月。故統謂之春也。若謂當時以正月爲四月，二月爲五月，三月爲六月，則是夏而非春矣。將相名臣表，何



以云春乎。其證十六也。史記律書說十二律。始於十月。律中應鐘。終於九月。律中無射。正義曰。漢初依秦以十月爲歲首。故起應鐘。案律書雖依秦法。以十月爲首。然但謂之十月。不謂之正月。其所謂正月。乃在律中泰族之月。然則建寅之月爲正月。建亥之月爲十月矣。其證十七也。合考諸書。則知亥月爲十月。寅月爲正月。乃當時本稱如是。非太初以後記事者所追改也。史記叔孫通傳。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曰。按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見本書叔孫通傳注。按諸書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以上索隱。然則師古追改之說。小司馬固已非之矣。蓋師古但知正以十月之文。以爲秦及漢初之正月。必在此月。及其不合。則以爲後人追改。不知所謂正以十月者。謂歲首以十月。非謂改十月之號爲正月也。當時所用顓頊曆術。惟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若以亥月爲正月。則顓頊曆無此法。故當時不能謂十月爲正月也。顓頊曆術。湮廢已久。後世鮮有習之者。宜乎昧於秦人月號之所由來。而妄生臆說矣。且秦及漢初之月號。若與太初有異。記事者正當存之。以表沿革。何以改爲子長孟堅。身爲漢臣。何敢擅改武帝以前之月號乎。本書所載高帝文帝詔書。及武帝太初以前之詔。所稱月號。悉與太初曆合。詳見前。孟堅縱欲遵太初曆法。亦安敢舉先帝詔書而改之乎。然則追改之說。其不足信亦明矣。或曰。賈山傳。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生之道。師古注曰。時以十月爲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然則漢初謂建卯之月爲

五月與夏時之稱二月者不同。上推歲首建亥之月當爲正月矣。何以必謂當時之正月爲建寅乎？曰夏與漢之二月皆建卯之月也。因修先王之道。故以三代言之。而稱夏歲二月。欲明所用之二月合於古耳。非謂漢之二月在子月不在卯月也。漢紀文帝紀載此文。正作歲二月無夏字。蓋漢初之二月與夏同。故或言夏歲二月。或言歲二月。義得兩通。若漢初以夏之二月爲五月。則漢月之名與夏絕殊。苟悅不得省夏字矣。未可據此以證亥月之爲正月。而伸追改之說也。近世秦尙書蕙田五禮通考。金修撰榜禮箋。皆惑於顏氏追改之說。故具論之。

### 楚子諸侯人

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也。諸侯人猶諸侯國人。念孫案。訓楚子爲楚人。於義未安。子當爲予。字之誤也。予卽與字。與共之與通。作予。猶賜予之。予通作與。大並作予。論語顏淵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予。史記衛將軍驃騎傳。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與壯士爲剿姚校尉儒林傳。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漢書並作予。言楚國與諸國之人皆慕從漢王也。史記作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是其明證矣。

### 往從之

漢王往從之。念孫案。往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史記高祖紀亦無。

### 圍漢

項羽圍漢滎陽。念孫案：漢下脫王字。則文義不明。文選幽通賦注引此無王字。亦後人以誤本漢書刪之。其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正作項羽圍漢王滎陽。漢紀通鑑並作楚圍漢王於滎陽。

與苦甚 與嘉之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劉敞曰：與讀曰歟。助辭。又文帝

紀。今乃幸以天年終。今本脫終字。據如顏注及史記漢紀補。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與

發聲也。四字師古刪去。據史記集解引補。得卒。天年已幸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

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

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劉敞曰：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案劉所見本已脫終字。我之不明而蒙此歟。是可

嘉也。其奚哀念乎。念孫案：如解文帝紀。以與為發聲是也。萬民與苦甚。萬民苦甚也。朕之不明與嘉之。朕

之不明嘉之也。與皆助句之詞。本無意義。亦不當讀為歟。與嘉之三字連讀。顏劉以與字絕句。尤非也。僖

二十三年左傳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與語助也。與有幾三字連讀。釋文曰：其人能靖者與。

音餘絕句。誤與顏劉同。襄二十九年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其幾何也。周語曰：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幾何也。

章注與。晉語曰：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言將幾人也。章注與。又昭十七年左傳曰：其居火也久

矣。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語曰：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言何辭之有也。晉語曰：亡人

何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越語曰：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言安知恥也。與字皆爲語助。

### 辨告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念孫案：辨讀爲班，班告布告也。謂以文法教訓布告衆民也。王莽傳曰：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又曰：非五威將帥所班。蕭該曰：班舊作辨。章昭曰：辨布也。音班。皆其證。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耐。古文班或爲辨。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此望文生訓而非其本旨。

### 吾知與之矣

陳豨反，上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念孫案：顏說甚迂，與猶敵也。言吾知所以敵之矣。史記作吾知所以與之。襄二十五年左傳：閔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與敵也。懼病也。出方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衆，不能病我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史記孫子傳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

### 各以其口數率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師古以率字屬上讀云率計也劉敞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念孫案顏讀是也文紀云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鹽鐵論未通篇云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鄭注周官大宰云賦口率出錢也率字皆屬上讀

疾可治不醫曰可治

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念孫案景祐本作上問醫句曰疾可治句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是也上問醫者問疾之可治否也曰疾可治者醫言可治也史記作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是其證後人誤以上問醫曰連讀則下文義不可通故增此五字耳宋祁亦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

滎陽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宋祁曰滎舊本作滎又高后紀灌嬰至滎陽宋祁曰景德本滎作滎念孫案作滎者是也凡史記漢書中滎陽字作滎者皆後人所改唯此二條作滎乃舊本之僅存者而子京未能訂正也段氏若膺古文尙書撰異曰攷滎澤字古從火不從水周官經其川滎逸周書同詩定之方中鄭箋及狄人戰於滎澤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及狄人戰於滎澤宣十二年及滎澤杜預後序云卽左傳所謂滎澤也爾雅注圃田在滎陽釋文凡六滎字皆從火隱元年注虢國今滎陽縣釋文云本或作滎非尤爲此字起例玉篇焱部滎字下云亦滎陽縣漢韓勅後碑河南滎陽劉寬碑陰河南滎陽鄭烈碑滎陽將封人

也。字皆從火。而唐盧藏用撰書紀信碑。嘗以百萬之兵。困高祖於熒陽。字正從火。至今明畫。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龍鬪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熒澤。熒陽。古無從水者。尙書禹貢。熒波。既豬。唐石經及諸本從水。釋文亦同者。崇文總目云。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太子中舍陳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然則衛包庸妄。改熒作榮。而陳鄂和之。所當訂正者也。至於經典史記。漢書水經注。熒字多作榮。蓋天寶以前。確知熒陽。熒澤。不當從水。而其後淺人。以爲水名。不當從火。遂爾紛紛。改竄。然善本亦時有存者。又曰。說文水部。榮字下曰。榮。漕。絕。小水也。從水。熒。省聲。戶扁切。漕。字下曰。榮。漕。也。從水。甯。聲。奴冷切。此依文選七命。李善注所引訂正。閻氏潛邱劄記。以絕。小水爲爾雅正絕流。曰。亂之絕。與禹貢。洑。爲榮。相發明。其穿鑿。傅會。由不知禹貢字本。作榮。故爾中斷。曰。絕。絕者窮也。故引伸爲極至之用。絕。小水者。極。小水也。念孫案。絕。小水者。最小水也。絕。最聲相近。最之爲絕。猶緜。蕪之爲緜。蕪矣。餘見唐韻。正絕字下。正絕流。曰。亂者。中斷之意也。字同而義別矣。至熒澤。則非小水之名。與此言絕。小水者。無涉。

### 惠紀

#### 民有罪

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念孫案。民有罪。上當有令字。高紀曰。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是其例也。故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今本脫令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

已脫令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引此有令字。陳禹謨本刪去。

懼然 瞿然

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兒。音居。具反。念孫案：懼然驚懼兒也。叔孫諫築復道事。帝懼曰：急壞之是也。又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曰：瞿然無守之兒。案：瞿然卽駭兒也。訓爲無守兒。轉失之迂。又鄒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無守之兒。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兒。案：懼然皆驚兒也。師古訓爲失守兒。無守兒者。齊風東方未明篇：狂夫瞿瞿。毛傳云：瞿瞿無守之兒。此師古注所本。不知傳以下文言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故以瞿瞿爲無守兒。與此言瞿然者不同也。李頤注莊子徐无鬼篇曰：瞿然驚兒。檀弓曰：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又曰：公瞿然失席。雜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皆謂驚兒也。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趯懼然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義並與瞿然同。說文本作睪。云舉目驚睪然也。

高后紀

猶豫

計猶豫未有所決。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麇。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

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念孫案猶豫雙聲字。猶楚辭之言夷猶耳。非謂獸畏人而豫上樹。亦非謂犬子豫在人前。師古之說。皆襲顏氏家訓而誤。說見廣雅。

### 文紀

郢

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念孫案。此及儒林傳。郢下皆脫客字。史記同。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楚元王傳。及史記惠景間侯者表。皆作郢客。

### 其宜

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念孫案。其字文義不順。當依史記作莫。字之誤也。漢武都太守李翁析里橋郢閣頌。雖昔魯班亦莫。隄象莫字作其。莫宜寡人。言無若寡人之宜者也。上文丞相平等曰。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故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

### 廢遷蜀嚴道死雍

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念孫案。死雍上當更有一道字。而今本脫之。師古曰。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此正釋道死雍三字也。五行志云。淮南王遷於蜀。道死。史記將相名臣表云。廢淮南王遷嚴道。道死雍。皆其證。



罍思

未央宮東闕罍罍災。宋祁曰：江南本罍作思。念孫案：江南本是也。說文無罍字。漢書作罍思。考工記匠人注作浮思。明堂位注作桴思。皆古字假借。他書或作罍思者，皆因罍字而誤加罔也。且顏注罍字有音，而罍字無音，則本作思明矣。五行志正作罍思。

景紀

薦草莽

郡國或地磽陿。今本脫地字。據通典食貨一補。地磽陿與下地饒廣對文。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澹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念孫案：如以薦爲草，則薦草莽三字詞意重複。余謂薦者聚也。言地饒廣而草莽聚其中也。薦與荐同。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晉語：戎狄荐處。韋杜注並云：荐，聚也。漢書翟義傳：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地饒廣爲句。薦草莽爲句。水泉利爲句。

其薨葬

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念孫案：其薨葬。薨字涉上文四薨字而衍。諸王侯薨事已見上文。此文則專指葬事言之。故師古云：畢事。畢葬事也。不當更有薨字。漢紀孝景紀無薨字。

武紀

則

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念孫案景祐本然則作然卽古字通以卽爲則。今作則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

有如日

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念孫案此言星狀如日而夜出也。有下脫星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武紀通鑑漢紀九並作有星如日夜出。

率俾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師古曰。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貢職而可使也。引之曰。率俾猶率從也。說見經義述聞尙書。

治雁門阻險

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雁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劉攽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念孫案劉說非也。匈奴傳云。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卽此所云治阻險。若謂通道以便伐匈奴。則匈奴之入寇亦便矣。未聞欲伐人而先自去其阻險者也。且上句是治道。下句是治阻險。各爲一事。不得以上句例下句也。

續食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宋祁曰。舊本續作給。念孫案舊本是也。據注云。縣次給之食。則本作給食明矣。平紀亦有縣次給食之語。若作續食。則義不可通。通鑑漢紀十作續食。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太平御覽治道部九。引此正作給食。通典選舉一同。

旅耆老

故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念孫案廣雅曰。旅。養也。卽王制所云養耆老。

內長文

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宴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困學紀聞曰。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內長文三字作而肆赦。念孫案舊注皆牽強。或說內長文作而肆赦。雖無明據。而於上下文義甚合。下文云其赦天下。可證也。而與內肆與長赦與文。皆字形相近而誤。

方聞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師古曰。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一曰。方。

謂方正也。念孫案訓方爲道或訓爲方正皆與聞字義不相屬。余謂方聞之士卽博聞之士也。廣雅曰博方廣大也。是方與博同義。上文曰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下文曰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是武帝欲舉博聞之士以興禮樂非舉賢良方正也。若舉賢良方正則建元元年已有詔矣。儒林傳亦載此詔。齊氏息園曰案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鬯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念孫案齊說亦非也。史記有正博二字者後人襲取顏注增成意義耳。漢書兩載此詔皆作方聞之士且皆本史記則史漢皆無正博二字明矣。

論臣 諭三老孝弟

孔子對哀公以論臣如澶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見難念孫案韓子言選賢此言論臣論

亦選也。齊語論比協材呂氏春秋當染篇善爲君者勞於論人高韋注並云論擇也擇亦選也。字本作掄說文掄擇也。

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念孫案諭當爲論字之誤也。論選也謂選三老孝弟以爲民師也。下云舉獨行之君子舉與論義相近故古書或以論舉連文荀子成相篇云天乙湯論舉當論舉卽選舉也。若云諭三老孝弟則與以爲民師四字義不相屬矣。

忱於邪說

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服虔本怵作忤。云忤音裔。案釋詁釋文云忤音逝。張揖雜字音曳。曳與裔同音。故服云忤音裔。應劭曰。忤忤也。如澹本作怵。云怵音怵。怵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作忤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怵又非也。怵或體詭字耳。詭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念孫案。作忤者是也。晉語注云。忤。忤也。後漢書馮異傳注云。忤。忤猶慣習也。言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故習於邪說。而謀叛逆也。淮南衡山傳贊云。剽懷邪辟之計。謀爲畔逆。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漸靡者。習於邪說之謂也。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諸侯驕奢。忤邪臣計。謀爲淫亂。索隱曰。忤音誓。忤。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彼云忤邪臣計。此云忤於邪說。其義一也。故服應本皆作忤。而訓爲忤。忤。至如本始作怵。而訓爲誘怵耳。蓋俗書忤字作怵。今書傳中。忤。忤字多作怵。猶杖杜之杖。俗作怵也。與怵相似而誤。若韓長孺傳之詭邪臣浮說。南越傳之怵好語。則其字皆從尢。而訓爲誘怵。然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戰死

兩軍士戰死者數萬人。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云死者數萬人。則戰死可知。景祐本無戰字。匈奴傳作漢士物故者萬數。亦無戰字。

崇嵩

翌日親登崇嵩。念孫案。嵩當依景祐本作高。崇嵩卽高高。

崇高

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名曰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又郊祀志：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

之奉邑。師古曰：密，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密高。奉邑，念孫案：崇高即嵩高。師古分崇嵩為二

字，非也。詔曰：翌日親登崇高。志曰：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密高。則崇高本是山名，而因以為邑名，非以崇奉

中嶽而名之也。古無嵩字，以崇為之。故說文有崇無嵩。經傳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異文。地理志：潁川

郡密高下云：古文以密高為外方山。周語：融降於崇山。韋注云：崇，崇高山也。是嵩高之嵩，本作崇也。漢仙人唐

公房碑陰：南鄭祝岱，字子舉，祝恒，字仲舉，祝崇，字季舉，崇即嵩字。此三人之名與字皆取諸五嶽。郊祀志又云：祠中嶽泰室於嵩高，是邑名之崇高。字亦

作嵩也。爾雅：嵩崇高也。嵩崇聲近而義同。故崇或作嵩。列子：湯問篇：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謂崇山之阿

也。揚雄河東賦：瞰帝唐之嵩高兮，謂堯德之崇高也。漢桐柏淮源廟碑：宮廟嵩峻三公山碑：厥體嵩厚峻極于天成。陽令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大尉劉

寬後碑：公目嵩高之門，好謙儉之操。嵩字並與崇同。嵩如不傾，即崇而不傾。是經傳中汎言崇高者，其字亦作嵩也。山名嵩高，本取崇高之義。

爾雅：山大而高崧。郭璞曰：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是也。後世小學不明，遂以崇為汎稱。嵩為中嶽。漢靈

帝時，中郎將堂谿典請改崇高山為嵩高山。後漢書靈帝紀注引東觀記云：則已分崇嵩為二字，而魏晉以下皆沿其誤。

皆來觀

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念孫案：來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太平御覽工藝部十二引此亦無。漢紀作

三百餘里內人皆觀。

射蛟

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念孫案蛟爲神物不可得而射蛟當讀爲蛟謂江中大魚也說文蛟海魚也皮可飾刀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不得乃詐曰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始皇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罘射殺一魚事與此相類也蛟爲海魚而江中亦有之者呂氏春秋夏季夏篇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鼃高注曰蛟鼉鼃皆魚屬中山經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睢其中多蛟魚是他水中亦有蛟魚也月令呂覽淮南蛟魚字並作蛟荀子議兵篇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亦作蛟此言射蛟江中亦是借蛟爲蛟也漢紀孝武紀作親射蛟魚於江中是其證。

妻子

丞相屈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念孫案妻下子字乃後人依劉屈鼂傳加之也劉屈鼂傳云妻下子字宋祁亦曰舊本無子字據鄭氏注云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則鄭所見本無子字明矣五行志曰屈釐坐祝禱要斬妻梟首漢紀曰屈鼂妻坐爲巫蠱祝詛屈鼂要斬妻梟首妻下皆無子字

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

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漢紀孝昭紀重合侯馬通上有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念孫案武帝紀曰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霍光金日磾傳具載其事則此紀脫去侍中僕射莽何羅七字明矣當據漢紀補

宣紀

吉

廣川王吉有罪宋祁曰吉一作去字念孫案一本是也作吉者字之誤耳諸侯王表及景十三王傳並作去漢紀同

魯郡

鳳凰集魯郡齊氏息園曰案魯是時尙爲國不得稱郡通鑑但云集魯可謂至慎念孫案漢有魯國無魯郡郡字後人所加魯卽魯國猶上文言鳳皇集膠東耳通鑑作鳳皇集魯卽用漢書之文非漢書有郡字而通鑑刪之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羽族部二引此並作鳳皇集魯宋書符瑞志同



### 粲而不殊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念孫案師古訓粲為明骨肉之親明而不殊則文不成義故又加數字以解之曰當明於仁恩不離絕甚矣其鑿也今案粲之言散也言骨肉之親雖分散而終不殊絕也文選求通親親表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李善曰漢書宣帝詔曰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為散是其明證矣武五子傳載此詔作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析亦散也說文粲糵粲散之也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曰蔡放也釋文曰上蔡字音素葛反放也說文作粲正義曰粲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散粲蔡粲語之轉皆謂分散也蔡為之粲猶翠蔡之為翠粲矣文選琴賦新衣翠粲李善曰子虛賦曰翕翠蔡張揖曰翠蔡衣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蔡兮納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璫粲字雖不同其義一也此注甚合古人同意相受之旨惠氏左傳補注謂漢書文選粲字皆粲字之誤非也如淳曰粲或為散散粲聲相近則粲非粲之誤且洛神賦之璫粲即翠粲之轉固不可改為璫粲也應瑒迷迭賦亦云振纖枝之翠粲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隸書改粲作粲遂失本體誤與惠氏同

### 晦

五鳳四年夏四月辛丑晦日有食之念孫案晦當為朔五行志云五鳳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是為正月朔慝未作左氏以為重異則當作朔明矣下文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諸日食不言異而此獨言異亦以其在正月之朔也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九並作朔

元紀

蓋寬饒

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念孫案景祐本蓋作益古字假借也蓋寬饒之蓋本音公益反故與益通藝文類聚鳥部上引  
韓詩外傳船人蓋胥後人依本傳改益為蓋未達假借之旨  
跪而對今本作益胥

令就農

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宋祁曰唐本監本衛字下有各字念孫案唐本監本是也各令就農各省費兩各字文義相承漢紀作令各就農亦有各字

人人

人人自以得上意宋祁曰人人南本只一個人字念孫案南本是也今本多一人字者後人依匡衡傳加之正文只一人字故注申之云人人各自以當天子之意若正文本作人人則無庸注矣匡衡傳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師古無注即其證

為父後者

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念孫案為父後者四字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無此四字是也宋祁亦云越本無此四字漢紀亦無上文以立皇太子故賜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初元二年此不當有其初元二年正月四年三月永光元年正月二年二月建昭五年三月賜民爵一級皆無

爲父後者之文他篇放此。

原上

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念孫案原字上有北字。而今本脫之。則不知在何方矣。漢紀正作北原上。宣紀云。以杜東原上爲初陵。哀紀云。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爲初陵。皆其例也。

脫四字

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念孫案漢紀秩下有中二千石四字是也。太守秩二千石。益之則爲中二千石。下文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與此文同一例。若無中二千石四字。則文義不明。

藍田地

建昭四年夏六月。藍田地沙石雍霸水。念孫案此文當依漢紀通鑑作藍田地。震山崩。沙石雍霸水。此因地震。故山崩而沙石壅水也。今本脫震山崩三字。則敍事不明。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正作地震。下文安陵岸崩。亦承地震言之。

成紀

云

乃著令。令天子得絕馳道云。師古曰。言云者。此舉著令之文。念孫案師古說非也。云猶焉也。足句之詞。本

無意義封禪書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郊祀志焉作云是其證漢書中若是者多矣若必求云字之義則皆不可通

### 孝景廟闕

孝景廟闕災念孫案闕上當有北字五行志及漢紀皆作孝景廟北闕災又文紀未央宮東闕罍思災景紀未央宮東闕災元紀孝宣園東闕災皆其例也

### 哀紀

### 延于側陋

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愷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念孫案延于側陋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四字當別爲一句在州牧守相之下而以舉孝弟愷厚能直言通政事可親民者十五字連讀則上下文皆貫通矣師古注云孝弟愷厚直言通政事之人雖在側陋可延致而任則所見本已與今本同

### 建平四年春

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五行志曰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橐或振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念孫案依五行志則此紀建平四年春下當有正月二字下文曰二月封帝大大后從弟侍中傅

商爲汝昌侯。則此所紀爲正月事明矣。漢紀孝哀紀亦有正月二字。

漢書第二

異姓諸侯王表

章文繆獻

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顏師古斷章文繆獻爲句。孝昭嚴爲句。解上句云。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爲章著也。念孫案。獻公在繆公之後十六世。而與文繆並數之。旣爲不倫。且上下句法亦屬參差。當斷章文繆爲句。獻孝昭嚴爲句。孝公卽獻公之子也。章文繆據春秋時言之。獻孝昭莊蠶食六國。則據戰國時言之。文義甚明。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曰。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是其明證也。師古不以獻孝昭嚴爲句者。其意以蠶食六國。自孝公始。不當并及於獻耳。今案史記六國表曰。秦獻公十九年。敗韓魏洛陰。舊本陰譌作陽。今據魏世家集解所引改正。周本紀曰。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秦本紀曰。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舊本晉上史記見。則秦之彊實自獻公始。六國表序曰。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此又一證也。

初置

孝惠七年初置淮陽國。念孫案：初置當依史表作復置。地理志云：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高五王傳云：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孝惠元年徙王趙。是旣徙之後，國除爲郡。至惠帝崩後，高后復置淮陽國，以封所詐立惠帝子強，不得言初置也。此涉上文初置魯國而誤。

諸侯王表

共王不周

河間獻王德。共王不周嗣。念孫案：不周當爲不害。字之誤也。隸書害字或作周，與周相似而誤。景十三王傳及史表五宗世家皆作不害。

三年

常山憲王舜。真定。元鼎三年。頃王平以憲王子紹封泗水。元鼎三年。思王商以憲王少子立。念孫案：三年皆當爲四年。此涉上文元鼎三年王勃嗣而誤。武紀云：元鼎四年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水王。地理志云：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別爲泗水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元鼎四年。思王商元年。頃王平元年。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云：元鼎四年立常山憲王子平爲真定王。商爲泗水王。五宗世家云：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真定王。泗水思王商。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

子爲泗水王皆其證。

王子侯表

脫二字

沈猷夷侯歲念孫案史表猷作猶。索隱曰：漢表在高苑。又楚元王傳封元王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曰：王子侯表屬千乘高苑。地理志作高宛今本末一格脫高苑二字當補入。

豫章

安城思侯蒼。豫章念孫案安城史表作安成。地理志安成屬長沙。不屬豫章。豫章本在下條宜春侯成下。因此條脫長沙二字而豫章二字遂移入此條矣。史表索隱引此已誤水經贛水注云：十三州志稱廬水西出長沙安成縣。今本安成作安復乃後人所改依新校本訂正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爲侯國。是其證。

脫二字

宜春侯成念孫案此條末一格當有豫章二字。今誤入上條。地理志豫章郡宜春。水經贛水注云：牽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成爲侯國。是其證。

勝容 勝侯客

勳俗作劇原侯錯。侯勝容嗣。念孫案勝容二字義無所取。當是勝客之譌。高祖功臣表有樊噲曾孫勝客。

恩澤侯表有丙吉元孫勝客。急就篇有薛勝客。未有名勝容者。又高祖功臣表。河陵頃侯郭亭。河陵當作阿陵。說見

東海

臨朐夷侯奴。東海。念孫案地理志。東海無臨朐縣。此涉下條東海而誤也。東海當爲東萊。地理志曰。東萊郡臨朐。水經巨洋水注曰。巨洋水逕臨朐縣故城。東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奴爲侯國。是其證。

雷侯

雷侯豨。念孫案雷當爲盧。史表亦誤作雷。地理志。城陽國有盧縣。今本盧誤作慮。或云盧慮。古字通非也。辯見地理志。水經沂水注云。盧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弟劉豨爲侯國。是其證。周官職方氏。其浸盧維。鄭注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隸書盧字作靈。其上半與雷相似。故周官之雷誤作盧。而史漢表之盧又誤作雷。或謂古字通用。非也。韻書盧在模部。雷在灰部。灰部之字。不得與模部通。故鄭不云聲之誤。而云字之誤。

辟土

辟土節侯壯。念孫案史表辟下無土字。蓋壁辟古字通。成二年左傳。辟司徒杜注。主壘壁者。爾雅釋天。營室東壁。曲禮注。壘。軍壁也。釋文壁並作辟。故



漢表作壁而寫者誤分爲二字師古音闕非也水經沭水注云葛陂水西南流逕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壯爲侯國則作辟土者誤也漢之辟城在城陽莒縣見沭水注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也

平城 脫二字

平城侯禮念孫案平城當依史記作成平水經濁漳水注云成平縣故城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間獻王子劉禮爲侯國地理志成平南皮俱屬勃海故索隱云表在南皮縣相近故也若平城則在北海去南皮遠矣又末一格脫南皮二字當依索隱補

前侯

前侯信師古曰字或作葢音側流反念孫案前卽葢字之誤隸書葢字作取因譌而爲前史記作叢徐廣曰一作散索隱曰叢音緞蓋書傳叢字或作葢叢葢皆以取爲聲故皆有緞音也公羊春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釋文叢作葢疏云叢有作鄒字者其作散者亦葢之譌

二月

胡毋侯楚 二月癸酉封念孫案二月當依史表作十月自蒲領侯以下二十四侯皆以元朔三年十月癸酉封若此侯獨以二月封則不當列於正月之前矣

安意

象氏節侯賀。侯安意嗣。念孫案安意當作安惠。惠古德字。與意相似而誤。史表正作安德。又高后功臣表有齊受元孫安德。

脫二字

建成侯拾。念孫案史表索隱云。表在豫章。今本末一格脫豫章二字。當補入。地理志。建成屬豫章郡。水經。贛水注云。濁水東逕建成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爲侯國。是其證。

敦侯 敷侯

臨樂敦侯光。師古曰。敦字或音弋灼反。又作敷。古穆字。念孫案敦字無弋灼反之音。敷亦非古穆字。此傳寫脫誤。當作敦字。或作敷。音弋灼反。又作敷。古穆字。說文。敷讀若侖。正合弋灼反之音。玉篇。穆古文作敷。集韻云。穆古作敷。皆其證。玉篇作敷。與俗書敦字尤相似。敦與敷皆周書諡法所無。史記亦作敦。索隱引未詳所出。則皆敷之譌也。敷古穆字。諡法曰。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是也。

下文定敷侯越。敷亦諡法所無。史記作敷侯。敷爲敷之譌。敷又敷之譌耳。今本史記敷侯作敬侯。後人以意改之也。索隱單行本作敷。引說文敷讀如躍。則司馬所見本正作敷。而諡法無敷。則其爲敷字之譌可知。今本史記既改敷爲敬。又改索隱云。漢表作敷。說文云。敷讀如躍。殊爲可笑。或又謂漢表敷字爲敬字。

之譌。不知敬字左畔。與敷字絕不相似。若本是敬字。無緣譌爲敷也。敷字左畔。與敬字亦不相似。又不得改敷爲敬也。

三十五年

牟平共侯濩。元狩三年。節侯奴嗣。三十五年薨。大始二年。敬侯更生嗣。念孫案三十五年。當依景祐本作二十五年。自元狩三年至大始二年。凡二十六年。侯奴之薨在前一年。故曰二十五年。

歛

歛安侯延年。師古曰。歛音許昭反。念孫案歛當依史表作鄣。李奇注韓信傳曰。鄣音羹。臚之臚。地理志。鄣縣屬常山。卽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鄣者也。延年爲趙敬肅王子。故封於常山。鄣縣故城在今趙州柏鄉縣北。後有鄣侯舟。亦敬肅王子。蓋延年以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故又封舟於鄣也。鄣侯舟下書常山。則此亦當有常山二字。而寫者脫之。鄣與歛字形相似而誤。師古望文爲音失之矣。

乘邱

乘邱節侯將夜。念孫案乘邱當依史表作桑邱。史記趙世家。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正義曰。括地志云。桑邱城在易州遂城縣界。今保定府安肅縣西南有桑邱城。漢之北新城地也。地理志作北新城。屬中山國。將夜爲中山靖王子。故封於中山。若乘邱則屬泰山。故城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北。去中山遠矣。水經洙

水注云。泚水西南逕泰山郡乘邱縣故城東。趙肅侯二十三年。韓將舉與齊魏戰於乘邱。卽此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將夜爲侯國。蓋所見趙世家王子侯表之桑邱。皆誤爲乘邱。遂有此謬證矣。隸書桑字作乘。乘字或作乘。見漢安平相孫根碑。二形相似。故桑譌作乘耳。又史表之桑邱。索隱云。表在深澤。蓋地理志深澤與北新城皆屬中山。地相近故也。今末一格脫深澤二字。當補入。

### 脫一字

柳宿夷侯。蓋念孫案此條末一格有涿字。而今本脫之。史表柳宿索隱云。表在涿郡。是其證。涿與中山相連。此侯爲中山靖王子。故封邑在涿也。

### 蕒 脫二字

蕒侯方師古曰。蕒音口怪反。字或作費。音扶未反。又音祕。念孫案蕒字從艸貴聲。音求位口怪二反。不音扶未反。亦不音祕。且不得與費通。蕒當爲蕒。字之誤也。隸書蕒字或作蕒。形與貴相近。故蕒譌作蕒。列子子天運篇乃憤吾心。憤本又作憤。皆其類也。蕒字從艸貴聲。貴音奔。又音彼義反。故蕒音墳。又音扶未反。又音祕。聲與費同。故字亦相通。內則菽麥蕒稻黍粱稊。釋文蕒扶云反。徐扶畏反。爾雅麇。泉實。釋文麇本或作蕒。符分反。或扶沸反。方言蘇。周鄭之間謂之公蕒。郭注曰。蕒音翡翠。皆其證也。師古不知蕒爲蕒之譌。故音口怪反。史記蕒作費。索隱曰。費音祕。又扶味反。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如是。今本史記作蕒。或作費。此後人據漢書注改之。蕒與費字異而義同。卽地

理志之東海費縣也。又索隱云：表在琅邪。琅邪東海二郡相連，故志在東海，而表在琅邪。今本末一格脫琅邪二字，當補入。

輒

輒節侯息。師古曰：輒卽瓠字也。瓠音狐。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輒。師古曰：輒卽執字。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

者表報侯劉息。今本報作輒乃後人據漢書改之。集解：徐廣曰：一作輒。今本作報亦後人轉改。索隱：單行本曰：報。今本刪此字。縣名，志屬

北海。表作輒。韋昭以輒爲諸蟄反。表作輒以下十字今本刪。念孫案：輒與報皆執字之譌也。隸書執字或作輒。見漢

長夏承碑。故譌爲輒。又譌爲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鈞、邱侯劉執德，漢表執作報。家語：史表之報侯息，七十二弟子篇：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今本執譌作報。

卽漢表之輒侯息，而韋昭音諸蟄反，則非報字明矣。地理志之輒，師古以爲卽執字，正與諸蟄之音相合。

而說文玉篇皆有執無輒。隸書執字又與輒相似，則輒爲執之譌明矣。凡執持之執，史漢中無作輒者。惟

縣名之執作此字，蓋執持之執。隸書作輒者，人皆知其爲執字之譌，故隨處改正。惟縣名之輒，不敢輒改。

遂相沿至今。師古旣云輒卽執字，又云輒卽瓠字，又音孤。前後自相矛盾，則涉河東郡之輒譌而誤也。見

下。廣韻入聲二十六韻，輒之入切，縣名在北海，而平聲十一模無輒字，是讀輒爲執而不讀爲瓠矣。但未

知輒爲執之譌耳。又案說文：率，女涉反。字注云：讀若瓠。一曰：讀若籥。女涉反。瓠亦執之譌也。隸書瓠或作輒。執

或作輒，二形相似，故執譌爲瓠。執與籥聲相近，故率讀若執，又讀若籥。如讀若瓠，則聲與籥遠而不可通。

矣。又說文執從尹。居逆反。從牽。牽亦聲。牽讀若執。故執從牽聲。如讀若瓠。則聲又與執遠而不可通矣。

千乘

枸侯賢。今本枸譌作拘。據索隱引改。史表枸字。又譌作枸。千乘。念孫案枸者胸之借字也。千乘當為東海。索隱引漢表正作東

海。地理志胸縣屬東海。是其證。胸縣故城在今海州南。去漢之千乘郡尚遠。不得言枸在千乘也。

涓

涓侯不疑。念孫案涓當依史表作涓。水經濰水注云。涓水出馬耳山北。注於濰水。馬耳山在今青州府諸城縣西南。涓水出於其陰。北過諸城縣西。又北入濰水。此侯封於涓。蓋鄉聚之以水得名者。若涓水則在南陽。此侯為城陽頃王子。不當遠封南陽也。俗書涓字作涓。與涓相似而誤。師古音育。失之矣。地理志琅邪有諸縣。其故城在今諸城縣西南。而琅邪與東海相近。故表在東海也。

桑邱

桑邱侯頃。念孫案桑邱當為乘邱。地理志泰山郡乘邱。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敗宋師于乘邱。卽此是也。此侯為東平思王子。故封於乘邱。其地與東平相近。下文之桃鄉頃侯宣。富陽侯萌。皆思王子。富陽桃鄉與乘邱並屬泰山。亦與東平相近。桃鄉故城在今兗州府汶上縣東北。乘邱故城在滋陽縣西北。又上文之栗鄉頃侯護。下文之西陽頃侯並。亦皆思王子。栗鄉西陽並屬山陽。去東平亦不甚遠也。若中山國北新城縣之桑邱城。則在今保定

府安肅縣西南去東平遠矣。說見前乘邱下史記趙世家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此中山之桑邱城集解曰地理志云

泰山有桑邱縣則所見地理志泰山郡之乘邱亦誤為桑邱故謬引為桑邱之證正義駁之是也。史記六

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乘邱今本亦譌作桑邱隸書桑乘相似故乘譌為桑互見前乘邱下

韋 執 鼻

廣城侯韋師古曰韋音竹二反念孫案韋音捷不音竹二反韋當為寔息夫躬傳卑爰寔強盛師古曰寔

音竹二反是韋為寔之譌又古今人表衛韋明監本依詩正義改寔為建非也辯見下嗣伯子韋亦當為寔寔下當有伯字史

記三代世表衛韋伯索隱曰韋音捷衛世家嗣伯卒子韋伯立今本作寔即韋之俗書玉徐廣音義曰韋

音捷索隱曰世本作摯伯余謂韋與摯聲不相近無由通借當本是寔字聲與摯相近故字亦相通也徐

及小司馬音捷皆失之隸書寔韋相似故寔譌作韋邶風終風篇願言則嚏釋文作韋云本又作寔幽風

傳曰寔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師古曰以字言之音是而勾奴傳服虔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寔字為韋以應服氏之音尤離寔矣摯伯之摯或作寔而今本譌

作韋猶上文帝摯之摯或作寔而路史後紀譌作韋也抑譜正義引史記作建伯建又韋之譌矣隸書建亦相

似說見賈誼傳捷之江下又律歷志魯獻公即位五十年子慎公執立暉執當為摯暉當為噉慎公之名或作摯或作

記此會者諸說不同而名字或異也下皆放此師古曰暉音皮祕反又音許器反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真公濞慎真古索隱曰

世本作慎公摯鄒誕本作慎公暉魯世家獻公卒子真公濞立索隱曰濞世本作摯或作鼻鄒誕本作慎

公曠。余謂志作執者。摯譌爲執。又譌爲執也。其或作曠者。則曠之譌。曠卽寔之借字。見上注而聲與摯近。故世本作摯。漢志作曠也。史表及世家作曠者。又爲曠之譌。其或作鼻者。則寔之譌也。師古望文爲音失之矣。

###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 黃河

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念孫案黃字乃後人所加。欲以黃河對泰山耳。不知西漢以前無謂河爲黃河者。且此誓皆以四字爲句也。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封爵部引此皆有黃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及吳志周瑜傳有黃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史表無黃字。如瀆注高紀引功臣表誓詞云。使河如帶。大山若厲。此引漢表。非引史表也。史表作如厲。漢表作若厲。而亦無黃字。則黃字爲後人所加甚明。

#### 虞夏以之

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念孫案以下之字。涉上下文而衍。漢紀孝成紀無。

#### 豈無刑辟

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非無刑辟。



而功臣子孫得不陷罪辜而能長存者。思其先人之力。令有嗣續也。念孫案刑辟當爲邪辟。字之誤也。辟與僻同。言燕齊後世。豈無邪僻之君。皆賴其先祖之功。以免於禍也。成八年左傳。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杜注曰。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杜業之說。卽本於左傳。若謂國家豈無刑辟。則非其指矣。漢紀正作豈無邪辟。

以綴續前記

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念孫案以綴上當有是字。而今本脫之。諸侯王表敍云。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外戚恩澤侯表敍云。是以別而敍之。皆其例也。

清河

清河定侯王吸。念孫案清河當依史表作清陽。考元和郡縣志。後漢始省信成縣置清河縣。前漢無此縣也。蓋漢之清陽縣。本爲清河郡治。見地理志。因此而誤矣。然下文汾陰悼侯周昌。功比清陽侯。則此文本作清陽。而清河乃後人所改也。水經河水注作清河。則所見漢表已誤。史記索隱引楚漢春秋。亦作清陽侯。

定漢

曲周景侯酈商。以將軍從起岐。攻長社以南。別定漢。念孫案漢下脫中字。當依史記補。定漢中事見商傳。

費侯

費侯陳賀師古曰費音扶味反說者以爲季氏邑非也念孫案地理志東海郡費故魯季氏邑水經沂水注云治水東南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漢高帝六年封陳賀爲侯國是陳賀所封之費卽故季氏邑也費字當音彼冀反今師古音扶味反又云非季氏邑皆所未詳又史表作圉侯陳賀此脫圉字謚法威德剛武曰圉

### 陽信

陽信胡侯呂青念孫案陽信當依史表作新陽地理志汝南郡新陽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新陽故城在今潁州府太和縣西水經潁水注曰新溝水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呂青爲侯國卽陳勝傳所云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者也若陽信自屬勃海郡乃文帝時劉揭所封非呂青所封蓋新字古通作信王子侯表之新鄉侯王莽傳作信鄉侯師古曰古者新信同音史記高祖紀呂青爲令尹又倒在陽字下耳索隱曰案表青封信陽侯也是小司馬所見史表正作信陽

### 沛公

武彊嚴侯嚴不職以舍人從起沛公霸上景祐本霸上上有至字念孫案此當作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沛謂沛縣也上文平陽懿侯曹參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卽其證後文若此者多矣沛下公字乃淺學人所加景祐本衍公字此本又脫至字矣

### 建御史大夫陽

侯青翟坐為丞相。建御史大夫陽不直自殺。念孫案建當為逮。注同陽當為湯。皆字之誤也。逮御史大夫湯不直者。言青翟為丞相。與長史謀逮張湯。其事不直也。史記作坐為丞相。與長史朱買臣等。逮御史大夫湯不直。是其證。陳氏少章曰。建下疑脫治字。建議劾治。謂之建治。見谷永傳。案建治二字。文不成義。亦是逮治之譌。說見谷永傳陳說非。

粟客

淮陰侯韓信。為連敖粟客。師古曰。高紀及信傳並云。為治粟都尉。而此云粟客。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粟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粟客也。念孫案百官表有治粟內史。掌穀貨。高紀及信傳並云。信為治粟都尉。漢紀同則粟為粟字之譌。甚明。史表索隱引漢表。正作粟客。而師古本獨譌作粟客。遂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矣。

迫騎

祁穀侯繪賀。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念孫案迫當依史記作追。字之誤也。楚追騎正承上漢王敗走而言。

底

魯侯奚涓。涓亡子。封母底為侯。念孫案底史表作疵。而徐廣引漢書云。涓死無子。封母疵。是徐所見漢表。正作疵。今本作底。誤也。草書疵字作疵。因譌作底。考工記。車人為耒。疵長尺有一寸。今本月令正義。疵譌作底。是其例也。

河陵 陽河

河陵頃侯郭亭念孫案河陵當依史表作阿陵。索隱云縣名屬涿郡。見地理志而不言漢表作河陵。則今本河陵為傳寫之譌也。又下文陽河齊侯其石七年十月甲子封。今本十下衍一字。據漢書考證刪。陽河亦當作陽阿。史表亦作陽河。而索隱云縣名屬上黨。則當作陽阿。地理志曰上黨郡陽阿。水經沁水注曰陽泉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為侯國。案水經注作卞訢。而表作其石。未知孰是。是其證。阿河形聲相亂。故阿譌作河。互見五行志河陽主下。

終陵

終陵齊侯華毋害。念孫案地理志無終陵縣。終陵當為於陵。濟南郡之屬縣也。於陵故城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本齊於陵邑。下文有毋害曾孫於陵大夫告。則毋害之封於陵明矣。上文南安嚴侯宣虎。有曾孫南安。管慶護。肥如。敬侯。蔡寅。有曾孫肥如。大夫福。高宛。制侯。丙。猜。有元孫之孫。高宛。大夫。下。文若此者。不可枚舉。篆文於字作𠂔。與終相似而誤。史表作絳陽。則又終陵之誤。水經澮水注以為河東之絳縣。非也。

類

北平文侯張蒼。孝景後元年。侯類嗣。又張蒼傳。至孫類。有罪國除。念孫案類皆當為類。讀如驛贖之贖。說見史記。此字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作類矣。

盧綰

椽舊本譌作揲。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揲字。當作椽。此即右扶風栒邑縣也。作椽者借字耳。說文椽。大木可爲鉏柄。廣韻相倫祥勻二切。故師古曰。椽音詢。又音旬也。史記作揲。即栒之誤。今改正。頃侯溫疥。以燕相國定盧綰。念孫案。盧綰當依史記作盧奴。盧奴縣名。故言定。猶上文費侯陳賀之定湖陽也。若云定盧綰。則文不成義矣。綰字蓋淺學人所改。

橐祖侯陳錯

橐祖侯陳錯。師古曰。橐音公老反。錯音口駭反。史記作橐祗侯陳錯。念孫案。橐當爲橐字之誤也。水經泗水注曰。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縣故山陽之橐也。漢高帝七年。封將軍陳錯爲橐侯。漢書五行志。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師古曰。橐縣名也。音拓。地理志。山陽郡橐。薛瓚曰。音拓。則其字本作橐。師古此注音公老反。失之矣。史記索隱曰。漢志橐縣屬山陽。則司馬所見本正作橐。故引漢志爲解。而今本索隱亦作橐。則後人以師古注改之也。古無以祖爲諡者。祖當依史記作祗。亦字之誤也。隸書氏字或作互。又作互。形與且相似。故祗字譌而爲祖。地理志常山郡元氏。泚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今本泚譌作沮。是其例也。蔡邕獨斷說諡法曰。治典不殺曰祗。是其證。殺色界反。史記曰。乘常不哀是也。今本獨斷祗作祈。亦是隸書之誤。一本作震。震祗古字通。則本作祗明矣。說見惠氏尙書古義。師古不解祗字。蓋所見本已譌爲祖矣。錯與錯未知孰是。史記索隱亦云。錯漢表作錯。引三蒼云。九江人名鐵曰錯。

闕氏

闕氏節侯馮解散。闕於乾反。氏音支。水經清漳水注曰：梁榆城，即闕與故城也。秦伐韓，闕與、惠文王使趙奢救之。

奢破秦於闕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並言：涅縣有闕與聚。漢高帝八年，封馮解散爲侯國。全氏

謝山曰：闕氏非闕與，索隱曰：在安定，亦非。趙氏東潛曰：史漢表之闕氏，索隱以爲在安定，蓋卽地理志安

定郡之烏氏縣也。續漢志作烏枝。古篆文烏與於相似，後人又加一門，疑馮解散之封宜在彼。全氏以小

司馬爲非，未之審耳。念孫案：趙云闕氏卽烏氏是也。云篆文烏於相似，後人又加門，則非也。烏之爲闕，乃

聲之通，非字之誤。闕字本以於爲聲，而於卽古文烏字。烏氏之爲闕氏，猶商於之爲商安也。騷職論非鞅

安之地，商安卽商於於烏古同聲。闕安古同聲，於之爲安，猶烏之爲闕矣。又賈二十九年公羊傳：條焉得

爲君乎？釋文：焉本又作惡。荀子禮論篇：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大戴記禮三本篇：惡並作

焉。楚辭天問：焉有石林。劉逵吳都賦注：引焉作烏。呂氏春秋季春篇：天

子焉始乘舟。淮南時則篇：焉作烏。烏與惡之爲焉，亦猶烏之爲闕矣。故史記酈商傳：破雍將軍烏氏，索

隱本作焉氏。音於然反。匈奴傳：涇北有烏氏之戎。呂氏春秋當賞篇：秦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高注云：

塞在安定，焉氏卽烏氏，故曰塞在安定。此皆聲近而通，非字之誤也。而水經注乃以安定之闕氏爲上黨

涅氏之闕與聚，失之矣。或謂史漢表之闕氏皆闕與之誤，不知與氏二字形聲皆不相近，與字何由誤爲

氏，又謂其地在涅氏縣，因涅氏譌作闕氏，則尤爲曲說。

十二年

安邱懿侯張說。孝文十三年，共侯奴嗣。十二年，薨。孝景三年，敬侯執嗣。念孫案：十二年當依景祐本作

十三年自孝文十三年至孝景三年凡十四年侯奴之薨在前一年故曰十三年

平

平嚴侯張瞻師史表平作繁或曰漢表作平誤前有平悼侯工師喜豈一地兩封乎念孫案此平縣卽繁縣也地理志繁縣屬蜀郡繁平聲近而字通若詩之平平左右左傳作便蕃左右矣見襄十一年

侯意

長修平侯杜恬侯意嗣念孫案意當爲熹熹與喜古字通故史表作喜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爲意矣古今人表之司馬喜中山策作熹史記張儀傳之馮喜舊本作熹餘見史記

單右車

中車共侯單右車念孫案單右車史表作單父聖索隱曰漢表作單父左車單父複姓也今本脫父字左車譌作右車古無名右車者韓信傳有李左車高祖功臣表有周昌之孫左車則作左者是也又案左疑當讀爲佐少儀曰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注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左車之名蓋取於此

季必 二十年

戚園侯季必師古曰灌嬰傳云季必今此作季表傳不同當有誤念孫案灌嬰傳是也史表亦作季必又

灌嬰傳索隱引漢紀云。桓帝追錄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陽關內侯。百官表云。元狩四年。戚侯李信成爲太常。卽必之曾孫。見下水經河水注云。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漢高帝十二年。封將軍李必爲侯國。皆其證也。又下文。建元三年。侯信成嗣。二十年。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念孫案。二十年當依景祐本作二十一年。自建元三年至元狩五年。凡二十一年。

以列侯入

高梁共侯酈疥父食其。以列侯入。念孫案。入下脫漢字。上下文言入漢者多矣。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中。引此正作入漢。陳禹謨刪漢字。史表同。



# 期 限 卡

Date Due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圖 書 館

著者 王念孫 書碼 071  
Author \_\_\_\_\_ Call No. 033  
1.3

書名 讀書雜誌  
Title \_\_\_\_\_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211725

月日	借閱者	月日	借閱者
Date	Borrower's Name	Date	Borrower's Name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書碼 071  
033  
1.3

登錄號碼 211725